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

部上趙南星夢白 著

虞山許士柔仲嘉 閱

典銓疏

辭吏部第一疏

奏為懇辭莫大之任以圖少報

聖恩事今月十三日該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尚

書具

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趙南星改吏部尚書欽此臣林居三十年未嘗一字入

京師見在諸臣曾爲吏部科道者多推舉之亦未嘗以一字相通卽

皇考起廢時翹車滿地臣閉門學誦若無關涉非敢忘

國恩也臣迂愚狹隘非用世之才正恐徒取大位無可以報

國恩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負不乘以免于

寇臣之願也詎意

陛下念其

先朝舊臣就列未幾驟陟崇班臣免強從事分量太滿氣力已竭矣今復改爲吏部尚書此官乃周之所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臣何人斯而能統百官均四海乎夢寐之中都無此念若漫不自揣徒以其爵高權重汶汶而居之則禱昧之人而夸毗之徒也臣雖不肖恐陷而至此是以退縮而不敢當也臣宣布

陛下之

德意茲飭綱紀濯概汚俗幸而臺中多賢者信臣之心惟欲救民瘼而盡臣節人人奮起精神藩臬郡守而下莫敢欺蔽從此吏治漸有可觀民生小康臣之願畢矣伏祈

聖慈容臣仍守憲職愈益努力以期後效此臣之所爲少報

聖恩者也臣不勝榮幸

天啓三年十月十七日上一二十日奉

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

辭吏部第二疏

奏爲再辭重任以無負

聖主之知事臣 肖蒙

陛下以爲吏部尚書臣具疏控辭奉

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恐公忠正直之道甚爲難

盡臯夔伊傅之爲臣不過如此臣何足以及之然反是則爲私爲欺爲邪爲枉四者皆凶德也臣心膽素小惟恐得罪于君父有玷于衣冠亦不敢爲也臣之自許特一鄉黨自好之人耳豈足爲大臣哉遭際

聖明起自田間以爲御史之長諸御史之巡方者將明

陛下之

威德墨吏稍稍斂迹未有澄清之效

陛下求治太切遂以臣爲無罪可吏部也都御史之職不過考覈諸御史耳吏部則大小百官皆所銓序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勝其任臣之顛愚不能行私于公爲近昔之明于人倫者率得之天性非臣之所能也恐蹈詩人自底之悔有負

陛下迺簡之意展轉休惕不能卽安伏祈

聖慈察臣之非僞讓容其辭免使得竊恬靖之譽以風在位者臣愚幸甚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上二十四日奉

聖旨冢卿表率百僚綜覈吏治卿正色立朝雅稱  
斯任宜卽視事用副鑒知該部知道

愚臣誤蒙 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奏爲愚臣誤蒙

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事臣惟六部尚書古之六  
卿有天下者所與阜成兆民者也臣部以用  
人爲職四司分任之其責任甚重大其政務  
甚煩劇而文選視他司尤甚是以向來該司

郎中住于署中但于

朝房偶一見客而堂官乃獨不然想以承平事少  
付之所司堂官責大指足矣今強虜內訌窮  
民稱亂責在用人者部中之事益煩益難臣  
之衰老夙夜矻矻猶不能辦而加之以修廢  
舉逸官無定員長衢夾巷肩輿闐咽人一日  
之間精華果銳之氣正在午時以前而盥櫛  
未畢客已到門彼往此來踵相隨屬恒至日  
午始入衙門以昏倦之餘料理公事不亦削

乎臣每見諸臣之少壯者言及此事皆以爲苦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之疏亦言今後各衙門非有公事不必紛紛拜謁而舊俗相沿無可奈何臣若亦以無可奈何而違心強行之則必不得盡心于銓政而無多之精力又不足以供周旋人事之用性命之蹙可計日而待也夫人道尚通自無可廢之理但不宜以之妨公事耳臣欲與四司官約每日蚤起卽入衙門至午後公事旣畢退食私寓乃與知

交往來似得張弛之宜合于夙夜匪懈之義熟思者一年而不敢擅行萬不得已乃以告之

陛下如以爲可則臣與司官共守之庶可以延須臾之命効狗馬之力少分

陛下宵旰之憂至于會推之事亦欲蚤起入

朝及辰而散以各營其職臣履任之初先言目前之所急如此其他可言者臣必詳察而灼知之乃敢以瀆

天聽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三日上初六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夙夜在公之念各衙門當專力營  
職減省私謁都著一體申飭會推遲亦悞事依  
議辰刻前行

再剖良心責已秉公疏

奏爲再剖良心責已秉公以矯官邪維

國運事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郎睹士

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剖露良心一疏  
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之害等事于在  
位者多所譏切爲科臣所叅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  
中以管察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之游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  
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  
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  
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夷乘



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太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

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害欲獎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所汨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

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夫良心者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孟子所謂四端從仁義禮智而發者也士大夫有惻隱之心則必不忍害人矣有羞惡之心則必無賤辱妄苟之行矣有辭讓之心則必不受其所不臧矣有是非之心則必不以私意亂白黑矣夫如是而後可以爲人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假令乘軒服冕而四體殘廢則不若其四

體完好而貧賤之爲愈也而舉世莫之寤也  
寤乃可與言忠孝道名節耳夫天下之行私  
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  
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  
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  
不知者知則近者干之以顏面而不敢不從  
遠者干之以書帕殊爲不雅况又不能成其  
私譬之庖人擇其柔嘉肥濃而與所厚善者  
則人皆環而丐之或以錢易之勢必不能徧

及終歸于怨詈耳此臣之所以不敢也且臣  
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  
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  
雖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不敢爲人  
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  
內之薦人者講陞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陞  
者調繁者保留者腹裏而作邊俸者何其不  
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于好賢而未  
之深思門開不可復閉其苦猶之臣也。各相

萬  
心  
良

體悉而不行爲便今

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卽欲爲巡撫甫爲巡撫卽欲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者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能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

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旣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無害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人羣之所以相安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撮徒成黨繇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日也隣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

知與聾瞽何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爲之  
與兵動衆以屠戮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  
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誰之過與今  
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刻  
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追論前官  
任及一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庶能防亂于  
未作乎然莫急于懲貪今有司之貪固已成  
風而長安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  
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

既腴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  
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歸  
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  
實而後具

奏追贓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受賄曲  
爲庇護者容臣叅

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國家  
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臣既以  
之自責矣司官所與共用人者也臣欲遇各

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其省直之卿寺科道  
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令舉其才品堪任者  
數員請

旨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籤之法自上古以  
至我

朝所未有自萬曆年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卽  
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討缺者無不如意御  
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  
荀卿曰探籌投鈞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

吏乘是而後偏此假設以見行法之在人也  
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變之以復  
祖宗之舊臣必不敢徇私司官無不相信卽有徇  
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必無所怨夫  
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後利有攸往

陛下猶天也伏願

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

陛下行之人之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徇馬之誠不足以動

天心煩瀆則恐得罪默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  
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  
聖慈察之

採擇其中臣遵奉施行幸甚幸甚

天啓三年閏十月二十二日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國制陞遷皆須積俸今一歲數遷猶干進不  
已有司官贓私狼籍彤于彈章率從輕處法紀  
何在這所奏懲貪抑競併久任巡撫等項深切  
銓政俱依議行卿老成清正一意主持督率各

屬務挽積弊稱朕委任至意

議裁代歷濫糧疏

題爲議裁代歷濫糧監生以清姦弊以肅部體  
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

祖制監生歷事之設以其繇成均教成分撥部寺  
使之歷覽曹規嫻習吏事升堂而磬折執役  
則矜嚴所以豫儲其民社之品而優之也故  
在

聖祖時有不拘之資格有不次之遷除豈非以其

觀型親切摩礪老成而致然哉若今之所謂  
歷事監生則何其不然也自國子監咨送到  
部當闡撥時十已亡二三矣及分歷各衙門  
并十亦無一也公座走班寔音杳然督之不  
來罰之不懼其一二或至者率皆雇倩頂替  
優孟叔敖猿獠而衣冠者也初猶別衙門或  
然而今本部亦然其辱部堂甚矣又焉用此  
而且冒支祿米以

國家作養之資實奸黨豁壑之腹此而不覈長

此安窮今議頓清積弊則請令國子監監滿  
各生仍照兩月一次督送名數入部盡將正  
歷粟監類送戶工二部每名依例納銀納訖  
給文赴部以憑上選至雜歷寫本清黃等款  
所從來久難以遽裁當量每番人數多寡分  
送各衙門但既係納鏹無人食糧各衙門不  
用開造如此則歲可得萬餘金省米亦數千  
石彼既樂輸此復剔蠹於貲郎固不失本色  
於部寺亦無損大體至於舉人歲選恩貢合

無仍令親歷各衙門以無廢

舊制勤者開糧曠則弗予必歷滿而後付選無徇顏面可耳查得歷事監生

國初止有正歷其雜歷因各衙門奏討而設也則正歷應多雜歷應少派撥繇國子監原有定額第恐此法一行游移百出人將憚正歷之實輸而趨雜歷之詭匿則又藪奸矣合無移會國子監撥送部堂之日派定正歷若干雜歷若干名使猾者不得趨避其間庶

國體部規爲兩得之相應呈

請定奪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自履任以來未嘗見一監生昨十六日闡撥數百名鄉黨熟識者皆係替身卽替身到者六十一名耳旣而聞有一人而代數人出而復入者替身亦未全到也不得已照衙門分撥則替身皆到包攬食糧臣等相與歎息法紀之壞至此殆不可收拾矣正例納銀本非

祖制但政繇俗革通則可久且比來海宇多兵荒



之虞諸生同內顧之憂其打點雇覓亦有不  
得已者雜歷既可納銀正歷何爲不可據議  
所以體諸生之情祛吏胥之弊于銓政不無  
小補伏祈

聖明裁擇

勅下戶工二部酌議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監生代歷極爲弊政這所奏俱依議行

朝 覲合行事宜疏

題爲朝

覲事考功清吏司案呈照得天啓五年正月初一  
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

覲之期所有合行事宜例應預行知會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治天下之道一言耳安民是也人  
主行之則

國家安人臣行之則身名美此甚易知甚易行  
也古之帝王視民如赤子建立公卿大夫百  
執事以煦嫗撫拵之而猶恐在外之臣有不

能奉行德意者乃屈萬乘之尊三年一巡狩  
問其能安民與否而黜陟之巡狩之後羣牧  
四朝又奏言而明試之其視小民若此之重  
也淳古既遠巡狩之事不可行矣今之朝  
覲則四朝之遺意也我

國家于腹邊地方各設巡撫巡按言其代

天子巡行以安小民也然必布按司道府州縣官  
皆能潔已愛民而後小民得安而府州縣官  
尤爲親民布按司道官主察府州縣官之治

狀以報之撫按而達之部院以俟黜陟者也  
昨者

萬壽聖節各處司道

進表官至例有報部賢否冊堆積如山臣等取其  
一二觀之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賢也鄉貢之  
官間有疵議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  
以爲此冊作之則抽黃對白徒事雕蟲造之  
則汗牛充棟祗堪覆瓿吏治之虛僞如此小  
民何繇得安今甲科之塗極重起家甲科者

尊卑長幼皆同袍也而其中又有鄉里親戚  
門生故吏通家朋好雖知其貪酷皆不肯言  
而科貢之官則又有弱顏媚態巧于呈身  
如飛鳥之依人者則不肯言而又有徂上官  
之好而投之無不得其歡心者則不肯言而  
又有權豪之所囑託則不敢言而又有不藉  
他人其機術鋒俠足以起風濤成闢變者則  
不敢言是知縣而上至于司道莫非循良卓  
異其爲不肖者甚少以此而蒙蔽撫按坐之

濃雲厚霧之中惟其言是聽非惟蒙蔽而又  
把持之其所舉刺非其所報者不敢用一人  
是齊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則禍亂起而  
國家不安是齊心以害  
國家也夫臣子受

聖上之恩而齊心以害

國家率緣士風之壞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忠孝  
以至于此今小民已塗炭矣

國家已杌隉矣明年

起忠齋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大計若復彼此敷同沿襲故套所糾劾以備考察者皆卑微之官孤寒之士愚拙之人而大貪大酷皆得漏網考察往返爲小民之煩費甚芒而毫髮無益于民安用考察爲也臣等必不敢抄謄塞責廣詢細訪果有真見卽行斥降事完通查開報之失實者叅奏處分伏惟皇上加意窮民貪吏追贓之

令不啻再三而臣下莫肯奉行此臣等之罪也臣等卽不自徇私而任他人之徇私不敢執法以市恩而保位此鄉愿之行而巧宦之精者也聽科道官糾劾以爲不忠之戒其他應行應革事宜歷年通行臣等益加愆飭相應題請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照例填給勘合順付公差人員齎去兩直隸十三省布按司府等衙門知會并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未敢擅便開坐謹題

請

計開

一士人之不貪猶平民之不盜也僅可爲人非竒節也今士人一爲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繇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也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爲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

爲之竿也而又以剿戮爲邊功幾于無人心矣今次考察不必舉卓異以開鑽刺之門惟照先年舉廉吏之法而精之每省卽一二人不爲少臣等體訪真的紀錄以待異擢

一各正官入

覲印務須委官署掌諺云署印如打劫此語似爲太過今則成真實語矣始而慮州縣佐貳之貪也而易之以教官教官猶佐貳也則

又易之以府佐府佐亦未必皆廉且印多  
人少于是上官無術而下民無命矣計惟  
慎擇其人但令看守倉庫不許徵收錢糧  
接受詞狀各處張掛告示不許小民交納  
投遞入

覲官事完之日臣部嚴限令其赴任違限者撫按  
官叅奏議處

一從來入

覲之年皆禁書帕而書帕日多其未入

覲之先固已絡繹不絕矣而都門相見尤爲必不  
可廢者古言人道通功勳成交際者人道  
之所以通也匏葉可以成禮木桃可以杼  
情今則豐縟精巧以結權貴是賄賂非交  
際也與者受者皆縉紳士大夫  
國家之賢才至煩

明旨嚴禁則亦不可以爲士大夫矣此臣等所不  
忍言也若猶有如向日之爲者倘一敗露  
則亦不敢以含咽爲長厚也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上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題爲重地需人甚急督撫不宜議裁懇乞

聖明急

勅廷議仍簡才望之臣以資彈壓以奠封疆事該  
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以薊遼總督聞憂當去  
臣等方議推補而樞輔孫承宗疏至爲詳酌  
督撫事宜以復成法以一政柄事是日遂止

不推及偏沅總督楊述中已經

予告或欲裁去總督或以貴州苦于無餉欲另設

按臣專管督餉或欲于貴州按臣加一

勅書兼督川湖之餉具

題奉

旨下部院會議臣等查得

會典先年薊遼有警間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及  
嘉靖二十九年以虜患始改爲總督薊州保  
定遼東軍務鎮巡以下悉聽節制至三十三

年移駐密雲而巡撫駐薊州防秋則駐昌平  
是薊遼總督原爲虜患而設今虜患方殷自  
無可裁之理卽樞輔之疏亦非以爲可裁也  
其疏不曰

皇上必不欲臣離關則

請且不推經略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乎又  
不曰往日經撫以議論紛紜致失疆土乎此  
其意可知也當遼左淪陷之時在位者人人  
顛恐爲保妻子之計樞輔不勝勁忿自

請行邊此其忠義激烈一日而感于神明聞于天  
下匈奴之膽落萬衆之心安

祖宗在天之靈無不欣喜假令

祖宗朝一聞虜警輔臣有自請行邊者則必不設  
總督矣夫總督之設爲節制鎮巡以下也政  
府之柄豈不更重也哉然則薊遼總督在往  
日則不可裁在今日則不可推此事之無可  
疑者也榆關之事

皇上得樞輔而委任三二年來東夷不聞傳箭西



虜未至跳梁毛文龍時有捷書此其效可觀  
矣今舊督臣以制歸樞輔實兼將相之任弭  
節移駐及巡撫所宜居一切撫賞防勦惟相  
其機宜而行之以俟全遼恢復

奏凱還

朝之日乃議設總督似無不可者至于偏沅總督  
合楚滇黔三省之兵餉而兼理之不見于  
會典惟萬曆年間征反播酋乃有撫臣事寧旋止  
正如總督之設以貴州用兵之故也科臣謂

偏沅一帶土司環伺而待命兼以數百里獮  
悍之苗非設一撫臣不足以彈壓之此亦不  
易之論但貴州之軍士枵腹而荷戈待餉甚  
急撫臣之設談非容易不若選擇風力臺臣  
奉

勅遣往專管督餉以救百萬生靈之命非小任也  
餉足而後兵強乃可以却敵非小功也于計  
似便均祈

聖明裁定如以爲可

勅下樞輔一意安攘督撫可且不推偏沅巡撫容  
臣等慎擇推舉督餉按臣都察院遴選而用  
之盪平之日卽初差者亦照近

題事例卽轉京堂以勸忠勤

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邊事重大督師輔臣承宗旣自請担任總  
督官依議且不必推欵夷叩關督臣象乾還着  
料理撫賞候事完離任偏沅巡撫督餉按臣便  
着推用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 聖德疏

奏爲舉用名德舊臣以重

廷推以光

聖德事昔周公之諫成王曰無遺壽耆壽耆者舊  
臣也嘗効忠于先王者也是時成王蚤登大  
寶意者喜新進而遺老成乎此亦人情之常  
是以周公戒之如此我

皇上圖任舊人卽位以來求之如不及厯眉皓髮  
多列崇班

皇上之心卽堯舜之心超絕常情億萬矣頃者南  
京吏部尚書北京戶部侍郎等官缺臣等會  
同九卿科道

廷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鄭三俊等三  
俊等皆蒙

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

皇祖五年成進士刑部觀政卽論劾專權奪情之

大臣而

廷杖遣戍者也

皇祖起之而未竟其用

皇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

朝皆望其來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卽得

俞旨以

皇上知人之明同于日月豈猶有疑于元標之宜

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

國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

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狹其山林

可止卽忘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忠孝也

廉潔也恬退也皆今人之所不足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其裨益

朝美多矣元標之講學豈迂也哉今之人正苦不迂耳求美官則麤至見危事則兔脫不迂故也今之義類未有不以元標爲可推者也夫  
人臣不遇堯舜則無望耳遇堯舜則望之無已萬幾之中有一事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一事之中有一毫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以元標之忠賢

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

國者不足信也以

廷推而不卽用則是舉

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臣等自知至愚不肖何足見信于

皇上然職在用人殊無以施面目日夜狂惑不能處心若

皇上以所推不當則寧治臣等之罪而不敢垂頭塞耳爲海內之君子所譙讓倘蒙

皇上沛然易吁咈爲都俞使千官抃舞臣等不勝  
仰天叩祝

天啓四年二月初一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鄒元標年已衰老前在朝中行禮艱難朕所  
目擊况畱銓重任亦要朝陵謁廟恐非所宜還  
著另推來用

衰遲宜去疏

奏爲衰遲宜去仰祈

聖慈允放以全

恩禮事臣聞聖王井田之時野人六十而還田爲  
其不可以力耕也卿大夫七十而致仕爲其  
不可以趨事也又曰七十老而傳言以家事  
傳之子孫也夫家事且不能辦而况于國事  
乎臣今年七十有五歲矣無論行能卑陋不  
足以當統均之任數年來脾胃日弱不食而  
飽強食則病所苦非一雖勉強効職曠廢甚  
多且知人而後能用人博訪而後能知人臣  
公事甫畢卽困頓而歸私寓恒不見客客來

亦不能往世豈有居山濤之位而習嵇康之  
懶者臣之病舉

朝知之矣延醫傅懋光等治之亦覺有效稍稍勞  
苦則病夜則穩卧晝則病乃知臣老矣非病  
也臣有外孫柏鄉縣諸生張庸周二十餘而  
通五經抗志希古可爲他日之才臣比聞其  
天折不勝悲愴臣于是乎益老矣夫病可以  
藥艾而愈也老則無復壯之期臣遭際

聖明起自荒野驟躋上爵壽至七十五豈有遺恨

第恐旦夕不可知

皇上至仁之心未免惻然動念耳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

恩欲盡力以報萬分之一而無力可盡求去萬非  
得已懸車已晚未足以爲恬澹誠欲及視息  
之猶存匍匐一望

闕廷叩首而去伏祈

聖明鑒臣之愚一字不欺

垂慈允放不俟屢疏臣退有餘榮感且不朽矣

天啓四年二月初十日上十一日奉

聖旨卿碩望宏猷蒞事三月銓政一新何乃遽有此奏部務繁重卽出料理以副倚任該部知道  
詔恩不敢濫乞以光 孝治等事疏

題爲

詔恩不敢濫乞准滿原許移封懇祈

聖俞以光

孝治等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等衙門司務等官沈紹僖戶部司務王有翼兵

部司務苗自成孫元化刑部司務趙濂工部司務李志道都察院司務張其光蘇夢龍奏稱竊惟

誥勅之給原以榮最績之勞臣故惟考滿者得之又惟遇有

特恩准照考滿例者得之伏讀

皇子誕生

恩詔一款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未及三年考滿者給與應得誥勅政爲遇

恩之得比考滿耳論臣等之官雖幸滿止封本身  
而論臣等之封則往例必移臣父祇今幸遇  
特恩又復匿爲已有臣父何用此忘親之子  
皇上亦何用此忘親之臣乎將母來諭旣不敢言  
爲父乞

恩其何容已况臣等原有移封應得舊例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等本身

勅命移給臣父則後已而先親臣心亦慙取子以  
與父

國法自存矣等因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天啓四年正月初五日  
科抄到部送司又該國子監監丞等官金維  
基博士張鳳奇助教黨修吉孫世恪董天胤  
姚士儒徐伯徵學正蔣尚茂顧民晷王永興  
學錄聶雲翹典簿王象良典籍陳烈奏稱臣  
等聞

國家封典之制及於臣又念及于臣之所生臣



子遭際之奇榮於身尤莫榮於身之所出蓋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而君之止仁臣成其孝  
惟不值非常之遇故莫伸無已之情茲者

聖嗣篤生天人胥慶

天顏有喜

聖澤旁流臣等伏讀

恩詔一欵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給與應得誥命  
臣等乍聞之而忻忻於色轉思之而戚戚于  
心身是燦然華服而親仍是黯然初服在子

情固所不安身與諸臣同列而親不與諸臣

同榮卽

聖心亦有未忍際此

曠恩移封猶靳非所以優儒臣而霈異數也同一  
恩光略轉移間臣職子情兩安而無歉伏乞

聖明勅部具覆推廣

錫類之仁曲成不匱之孝以光

曠典以暢羣心則沾被之澤與

天地同寬而矢報之忱當頂踵欲放矣等因天啓

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天啓四年正月十一日  
科抄到部送司臣等覽其疏不勝蓼莪之悲  
夫

覃恩者言其周普而無遺也是以

恩詔文官自一品而至九品未三年而比于考滿  
皆得

誥勅

聖朝之以孝治天下如此乃吏部等衙門司務國

子監監丞等官沈紹僖等皆以九品考滿之  
例止封本身俱上疏欲移封于其父卷查天  
啓元年行人張訥等恭遇

覃恩以八品止封本身

奏改從七欲得全封父母已蒙

俞允官品久定而猶改之

皇上體悉臣子之情可謂至周渥矣今紹僖等官  
居末品不得進越以望全封而顯榮父母之  
心固盡人子之所同也昔孔子之論孝曰敬

其父則子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之謂要道也子已有官不待封而後爲官也父未有官值可封之時而又遺之則父子皆不悅矣似非所以盡得萬國之歡心也諸臣援考滿之例以請自

聖慈之所必

俯從者臣等竊以爲父母之恩一也旣不忍遺其父亦何忍遺其母合無自今八九品文官遇覃恩考滿俱得以本身之官移封移贈于其父母

其父之官高于子者得以進階不必陳乞此臣等所以仰體

皇上不匱之恩而願大小臣工皆移孝爲忠以報皇上罔極之恩者也伏惟

聖裁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是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奏爲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以漸復

祖制無辱部體事臣等入部以來見科道官條陳多詆訛司官者而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崙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採望而久任之正與臣等之意合然猶未及于司官之無人也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選羣僕以分辦護之任而後家致克修羣僕不備則必有所缺若有其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臣等不肖蒙

皇上以爲吏部此周之所謂冢宰者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忽然沾背矣誠自知其闇劣不勝任况外察伊邇當此危亂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卽代庖亦

數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臣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省直恒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徧歷四司恒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恒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

臣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道曷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拘于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也雖奉

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

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爲資深者而設也其勢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

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  
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臣等不得已而就近  
推補

命下卽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  
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  
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  
而同時司汝霖傅作兩皆江陵人而同時此  
臣南星之所親見也行之此道旬月之內而  
四司俱滿矣文選郎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

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  
遇考察則察完而後轉以見爲銓曹者競于  
職業而淡于榮進也然司官殊亦難作典選  
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旣自求之又  
爲其親戚故舊求之或非親非故而有所以  
求之皆求之典選者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  
如多人之意但以一二語譙詬之而杜門求  
去矣臣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以  
陞除相托者一一與臣等斟酌之如振拔淹

滯昭洒寃抑正臣等之所樂從者如畏勢徇私卽行叅處或以任怨招尤卽爲查明畱用必不聽其引避如張鳳翔而舍一賢司官也臣等見御史劉四端叅尚寶司司丞黃正賓之當知止而曰今推尚寶司少卿矣蓋臣部擬推正賓以少卿緣大選急選之煩未暇上疏也夫正賓雖起于貲郎然曾建言

國本

廷杖爲民以

恩詔起用雖被指摘

皇上言其有功而徑畱之此亦人臣之

異數也豈槩施于貲郎小臣哉夫有功者有功于皇考也臣捫心自思人有効力于臣之祖父者自不能忘况以

皇上之大孝乎夫任子者其先未必皆有功于

國家也負床而卽有官往往至藩臬豈必成進士人臣捐軀以爲

君父其功大非有大罪必不可棄也正賓之推必

卿本臣南星之意恐外人不知而以之詬訛  
司官不敢不爲一言司官陞調之事臣等所  
得自行而俗情之蔽錮已深所謂畏火伴而  
不畏家長者也輒復溷瀆

聖明求得

嚴旨亦足以明臣等之不肖矣至于黃正賓之推  
如

聖意以爲可臣必不敢因人言而變其初念也均

乞

採擇施行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  
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怨致被挾私指摘的從  
公主持毋聽引避黃正賓昨已有旨還着原擬  
陞用

革乞恩乞選恤困窮疏

奏爲革乞恩乞選以祛姦弊恤困窮事臣等每  
當大選之期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



久次入京謂當卽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  
益多衣食乏絕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  
之鬼悲淚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員  
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旣不能燭  
其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  
而不敢問則負

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

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臣部職掌納銀充  
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劄三事俱可取者爲

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巳又再  
考外考不巳又京考御史考不巳又部堂考  
其間考不中者猶有降參黜退卽中者又參  
充撥辦日積月累必俟三考役滿然後

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

辦半年回籍又省祭十五六年或二十年到  
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覆  
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日積月累必俟各項  
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

非以其人衆而弊多故隘其塗而梏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旣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鑿空出乞恩一例而

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

奏以減免其當該省祭官辦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稱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徑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

部者總名之曰乞恩不知此恩向誰而乞豈朝廷之官可爲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

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省祭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省祭考中者始得簿卽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旣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賣爵已爲秕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于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  
後既定攙越何從乃今又有乞選一例納銀  
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  
庫收卽可得官於是後者旣乞而前前者遂  
壓而後已壓又乞再乞又壓貧者何日出頭  
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選法益不可問矣夫  
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乞者此其人  
理都盡而可使之立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  
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併滯  
乞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此貧窮拙守者

所以叩胃而泣血也臣等請自今冠帶除選  
俱用舊法乞恩乞選者一槩停止若夫已乞  
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銷除其  
明經乞選者不得選爲正官夫停止乞恩不  
必再計理財者卽患貧何至有乞選之例夫  
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槩齊以三十兩非戶  
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巡而  
州典上糧則從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  
司上糧則從八矣道司上糧則正八矣以無

品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淵何止以三十兩銀遂令十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准上糧假令歷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糧而三年之歷役乃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照品級爲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抵它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臣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籠括之術至空選

而極矣臣等以爲不若追貪官之贓爲便今世道衰頹士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贓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徹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此而洩衆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繇此而稍變三便也夫乾之四德利在其中以義卽爲利也義莫大于懲貪而可以安民易俗何利如之故臣等以爲便伏乞

聖明雷神覽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勅下戶工二部停止空年之例

勅下各衙門勿以乞恩咨送臣部幸甚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各衙門乞恩及事例空選著通行禁革以  
一銓政

典銓不能用人疏

奏爲典銓不能用人控籲苦心仰祈

聖鑒事臣于二月初十日以衰遲求去次日卽蒙  
聖旨溫留臣卽勉出謝

恩視事臣受

皇上之

厚恩何敢言去所以求去者誠見此時中外皆亂  
而人情邪險雅道幾絕居官者欲周人情必  
毀官方况吏部乃

皇上所使貴人富人處必爭之地者乎今吏部四  
司惟有主事而無郎中員外目前之求官者  
紛至沓來如鄧林鳴蟬不可勝聽而轉眄卽  
爲

大計之期是非混淆大費心力文選考功司郎中  
豈容久缺豈易勝任臣欲破格用人以救然  
眉之急而自惟望輕恐不足以服羣情不得  
已于二月二十日上疏言四司官陞調遠者  
恐不能至欲就近推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  
者至乃以其一避之節奉

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  
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怨致被挾私指摘的從  
公主持毋聽引避欽此臣此疏思之三月而後

上良亦苦矣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調  
稽勳司臣乃自期望輕果不足以服羣情也  
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  
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

朝廷所用爲吏部者必以其公方能用人也三事  
九列皆聽其推舉豈其司官十數人而不能  
自選乎厥後政柄下移陞轉請告者皆引下  
首所引又未必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  
其用頂首之金矣科臣阮大鍼曾與臣書曰

吏部有秘密藏陰符經言頂首也臣甚耻之  
是以入部卽上疏言司官有缺咨訪于其鄉  
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非其鄉示大  
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爲總憲時與  
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  
舉鄒維璉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素信三  
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璉者甚多又  
見其叅妖道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謀  
于人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再求去曰江西

不宜有二人鄒維璉亦求去曰有羽文矣而  
又聞有從吏維璉去者曰是不繇咨訪夫一  
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  
咨訪惟主事至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  
中員外無一可吏部者乎有如維璉之賢臣  
徒羨之而以非繇咨訪不敢用是郎中員外  
皆入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  
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又有穆文熙蔣  
時馨等以尚寶司丞調皆當增入而後可亦

不勝其瑣屑矣間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官無  
久曠

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  
先

奏聞而後啓事

聖主不以爲專擅況旣已

奏聞而猶欲一一關白聽其頤指乎當此部事  
勿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旣不能待近  
者又不許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

報

聖恩乎夫鄒維璉者臣奉

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  
寧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昔之調部者一處  
二人者何以外人無議僚友相安至臣而二  
臣皆欲引避不敢就列此臣之望輕所致欲  
以何尤但以臣之望輕而使臣下視  
明旨爲不必遵

舊制必不可復臣之罪大矣臣本淺激欲委曲從



凡以報

聖恩今以維璉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以  
去矣如

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于進賢退不肖以行其  
良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卽拔舉  
之必不敢隨人穿鼻也至于鄒維璉吳羽文  
皆賢者不知何故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  
與有爲耶抑別有所長耶其應否遵

旨到任理事臣不敢擅擬伏候

勅旨施行臣不勝惶恐之至

天啓四年三月初十日上十一日奉

聖旨部務繁重司屬官各有職任豈容懸缺這就  
近調補及一處二員俱係舊制卿前疏自明鄒  
維璉吳羽文旣說皆賢且奉旨點用着卽到任  
供職不得引避卿公忠任事整新銓政進退人  
材還一意主持有營囑不遂挾私阻撓的指名  
叅來重處

催補官員疏

題爲奉

旨催補官員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涂世業題稱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煊起用事情已經奉

旨吏部酌議來說查得此四臣者先經臺省論薦甚多其曰在官而建白風生作令而才名彪起獨立不懼而決志遂甘肥遯持論偶左而爲郎綽有清操雖人多偏鋒才各別具正不妨取長於短愈以見瑕不揜瑜其言甚公甚確部覆已奉

俞旨填補而

聖意猶遲疑未決此古聖帝明王慎重用人之意也臣等反覆思之我

朝二百五十餘年節次

大典自非喪心病狂誰敢擅破此例自非其人果賢誰肯冒不韙之名而輕舉以自壞其宮臣等職司銓敘平生直諒之友近者面言遠者

貽書皆以不能用記事等爲臣等之罪記事  
等一日不起則人心一日不服臣等一日不  
能安其位建言者之瑣瀆

聖明必不可禁臣等日夜念此腹中輪轉久矣乃  
敢補牘上

請合無如本部原擬或行人司副。或在京閒散。以  
完前局而更有

請者原任刑部郎中後陞汀州府知府沈應奎精  
忠貫日勁節凌霜不在四臣之下臣等知之

甚深不敢當蔽賢之罪輒併舉之或補外吏  
以需優轉伏祈

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在籍久錮各官知卿薦稱一秉至公特准  
補用典制還當慎守以後不得輕議

議增司屬疏

奏爲議增司屬以便拔賢報

國事臣等竊聞聖人作易以開物成務易者變

易也道本不易而天下之事有時而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變易乃所以成其不易也不窮而變是謂亂常誰能容之我

朝稽古建官吏部爲用人之官四司官止十五人可謂少矣又分直分省皆有定額似非立賢無方之義蓋用人重柄也而吏曹美官也重柄而多人操之則亂美官而無定額則巧佞者偏得之矣

祖制之善如此承平旣久駸以廢壞至于今日缺者殆半經年不補有新進而無舊人有代庖而無當俎此亦可謂窮矣臣等酌時宜循往事上疏

請于

皇上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資序其部司郎中等官有賢聲茂著臣等之所必不能舍者間一調之或一處二人以爲目前蛩螿之助非謂可以常行也業已奉

聖旨矣而見在者求去判不肯畱臣等一念拔賢

之心乃蒙逐賢之疑良亦甚苦矣人之情固駭于其所乍見駭則生疑疑則滋口語而興鬪變故駭俗而喻之不若其勿駭也然心本爲

國何敢以外而妨內日來回環深念吏部四司主事惟稽勳司一人餘皆二人想以稽勳事少之故然今日之稽勳皆儲之以爲文選考功者也臣等欲于稽勳司增一主事在各省直咨訪定額之外官不必備以待一時缺人

臣等所真知其賢而必不能舍者不時推補則一處而偶二人不復可疑而臣等緇衣之好亦得以少伸矣郎署小臣俸祿不多而于以用人甚便行之既久恐巧捷者鑽謀不遂復起爭端曰今既增之某處明當增之某處不可不預爲道破也臣等忠心有餘智慮短淺不知可否伏祈

聖明裁定如以爲可

勅下臣部施行刊入職掌永爲遵守臣等不勝惓

懇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四月初七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這增置司屬官既稱便于用人依議行

勞臣軍功疏

奏爲勞臣軍功已覈

聖主恩卹未沾合詞控陳仰祈

天鑒事臣等竊聞古者明王之使臣有殫心竭力

盡忠以報

國者生則廸簡而委任之歿則追命而閔卹之

此

國家之彝典也彝也者常也言其必不可廢也

廢之則爲缺事臣鄉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梁夢龍於萬曆三十年正月初一日病故

本年二月內該保定巡撫汪應蛟巡按楊宏

科會

題一代巖瞻

三朝耆宿膚功懋著邊陲勇退遂高林壑生前旣

忠憲

生平

版忠

其

名清

必不

再三

不

負完節身後合被榮施所有應得卹典相應  
照例查給等因奉

旨下部具覆問輔臣沈鯉以爲宜有適值科臣錢  
夢臯疏論沈鯉波及夢龍遂致停閣嗣後議  
論涇雜公道晦蝕以至天啓元年夢龍之子  
錦衣衛管衛事今在籍都指揮同知梁慈備  
將其父生平履歷軍功備陳哀籲於

聖主之前隨蒙

聖旨下部該部業將夢龍前後宦蹟軍功一一再

覈明實以俟部覆適遇禮臣攝署復爾再遲  
夢龍繇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左  
右都給事中以至兵部侍郎所至皆著功勤  
有名迹不敢瑣述以煩

聖覽其掌銓之日淺未得有所建立至其爲薊遼  
總督四年本兵調度二年所立首虜數至五  
千所修臺墻數幾百里軍功彰著在人耳目  
又係奉

旨准致仕馳驛回籍身後應有

卹典於見行條例允合而部覆之耽延至今者其說無他止謂其爲江陵舊相之門生耳舊相已經籍沒出其門下者悉遭累害今公論昭明其稱其功在

社稷補給

卹典矣况其門生乎且夢龍當舊相初政時實未嘗附會行一敝法未嘗詭隨傷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東見侵

於黠虜南受辱于逆酋事煩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乂安四夷賓服謂非其時仗鉞筦樞之臣竭忠宣力之效不可也

皇上孝思純篤有臣功在

皇祖而忍令其窀穸之事與士庶無異乎近奉

嚴旨子孫不許紛紛陳乞夢龍係一品大臣軍功

懋著准致仕馳驛回籍有功無罪身後應得

卹典非希覬望外者比而先經撫按



題請慈于

龍飛首歲上疏奉

旨下部該部覆查履歷軍功皆已明確尤非遠年  
混擾者比伏乞

天恩勅下吏禮二部卽爲照例查覆特加優卹臣  
等真知夢龍在

國則爲忠臣居鄉則爲善人今其子孫如梁慈  
輩皆孝謹有萬石之風而慈以父忠未白鬱  
伊致疾遺榮里居臣等甚憐其志用是爲之

合詞以

請倘蒙

俯鑒臣等之非私特

准補給使天下萬世知

聖主卽天也善人必爲天道所與忠臣必爲  
聖主所念其于勸臣厲世所裨益豈淺鮮哉臣等  
不勝仰企翹望之至

天啓四年四月十八日上二十一日奉

聖旨梁夢龍旣公舉忠勞且軍功已經勘明應得

郵典着該部照例題給

司官不肯爲用疏

奏爲司官不肯爲用請

旨詰責以尊

朝廷事臣聞孔子以冢宰爲成道之官其說在答魯公之問政也曰人道敏政言用得其人則人道成矣而後可以立政然必自處以道而後能用人臣自入部見司官多缺有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一疏欲就近推補不拘資序及

一處不妨二人引他部郎中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及呂坤黃克念等之同邑同僚于二月二十日上疏已奉

旨允行矣蓋臣聞兵部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清方敢任久矣欲用之于考功以管外察而吳羽文之賢臣復不能舍也是以預爲之地及維璉用而羽文杜門求去臣不得已而上典銓不能用人之疏以二臣應否遵

旨到任爲

請節奉

聖旨鄒維璉吳羽文既說皆賢且奉旨點用着卽到任供職不得引避欽此于是維璉遂入稽勳司臣意羽文可以無去矣而求去益力及調維璉爲考功司郎中而維璉上疏力辭奉

聖旨鄒維璉着照舊供職小臣不得瀆陳該部還嚴行申飭欽此臣意維璉可以供職矣而杜門不出也臣不得已而上疏議增司屬一員亦奉

聖旨依議行矣臣意二臣皆可以無去矣而聞其相繼出城以示決去之意臣于是乎絕望于二臣矣夫臣之所爲非創行也然必預請旨而後行之二臣不遵也又爲至再至三請旨留之臣遭際

聖明擢至今官用賢乃其專責而乃一一溷瀆宸嚴臣實自厭其瑣碎自愧其罷軟夙夜戰慄幸

蒙

皇上鑒臣愚忠咸得

起忠齋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二十  
俞旨而二臣竟不遵也且用一維璉而併逐羽文  
用一考功而併失職方欲拔茅而連茹乃刈  
葵而傷根豈不痛哉維璉之疏自謂

寧負

君恩未報慙負天地而又恐孤心無解于人言是  
君恩負天地而必欲求解于人言也豈不異哉夫  
天子之

命父母不敢抗也父母之令朋友不能阻也二臣  
遇

聖天子拔置榮叟其父母寧敢令之辭避乎非惟  
不敢令之辭避而已亦必幸其子之才而得  
志也豈可畏朋友而忘順親乎二臣之自處  
幾不以道矣此通蔽之相妨也所最可駭者  
引章惇之攻蘇軾蔡京之劄司馬光等以爲  
喻以致同鄉疑恨各出私搗唾弄汚詬違  
明禁而不顧遠近喧傳以爲怪事且人臣求去自  
宜候

旨何乃輒自出城臣苦畱之而日不出城則人以

爲戀戀一官也夫

明時可戀豈爲一官哉二臣畏人言而背

明旨欲潔身而忘大義法宜參處但二臣自以爲人所逐如拔眼中之釘必不得畱逢人控訴而不以告

君父不宜令之隱忍含糊以去爲終身不平之恨千古不決之疑非成道之謂也伏祈

勅下二臣詰責何以不遵

明旨當英賢濟濟之時誰爲章惇誰爲蔡京明白

具

奏以候

聖明裁奪臣不勝愧赧懔息之至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秉至公補用司屬鄒維璉吳羽文有何迫情輒欲決去本內引章惇蔡京所指何人俱着明白具奏且用舍進退出自朝廷豈得抗旨潔名成何法紀鄒維璉吳羽文查果候旨姑從寬議罰如已徑行着照例重處不得姑息

衰病不能供職疏

奏爲衰病不能供職懇祈

聖慈允放事今年二月初十日臣上疏言臣年七十有五老矣稍稍勞苦則病恐廢職業于禮當去旋蒙

聖旨溫留臣卽出謝

恩視事迨至三月推陞大選教職四月卽推陞有司及急選大選考覈給繇各官擬定官銜閭撥吏役諸事湊乎一時執簿查點手書姓名

凡二千餘人勞苦太過至二十五日事竣而臣遂病頭目昏暈飲食嘔吐舊有腹痛之疾遇寒輒發今當盛暑尚着春衣動卽流汗風來感之冷浸肌骨輒復作痛得熱藥而愈又成秘結衰殘至此王喬徒有丹訣扁鵲亦爲庸醫先是擬以二十七日考試聽選監生而臣先一日註籍今且半月矣四海九州之人集于

闕下冀得一官貧乏者甚多以臣杜門選授無時

萬人嗟怨臣心如何自安今部中之事必不容緩者皆于私寓僉押用印臣昏憊日甚已不能理至于會推大僚必不能出雖欲勉修職業以報

聖恩而氣力已竭無可如何謹再疏求去伏祈  
慈允如以臣忝爲大臣不忍遽放所有印務祈  
命侍郎署掌以待新冢臣庶免曠官得以無罪而  
去臣力疾陳詞中情悲慘伏惟

皇上憐之

天啓四年五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

聖旨卿公忠任事倚眷方殷何遽稱疾言去部務  
繁重日前會推選授等事更難稽緩卽出料理  
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祈禱雨澤疏

奏爲祈禱雨澤事臣以老病求去奉

旨未允臣偃仰私寓已不能出方具疏再辭蒙  
皇上以天氣久旱

遣臣分祭

社稷臣仰體

皇上憂民之心願竭螻蟻之誠奈臣頭目昏眩恒如在醉夢中而又飲食爲害腹痛時作燥濕不均起居無度旣少清明之氣又乏強力之容恐不能成禮以辱

欽命用是不得已干冒

宸嚴以求

改遣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爲此除另本求去外  
天啓四年五月十八日晚上十九日午刻奉

聖旨祭告期迫卿遵旨行禮不必改遣該部知道  
老病已不能留疏

奏爲老病已不能畱懇祈

聖慈先准辭印以無妨部務事臣比以老病上疏  
求去蒙

聖旨卿公忠任事倚眷方殷何遽稱疾言去部務  
繁重目前會推選授等事更難稽緩卽出料理  
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卽設香案扶曳叩

頭謝



恩復莊誦

聖旨感激流涕至蒙任事之

褒臣迂滯懦弱而叨掌邦治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百官何如四海何如念之卽當愧死不必更言老病矣臣自壬戌蒙

恩陞太常寺卿及工部侍郎皆以老病疏辭其時七十三也未蒙

俞允臣不敢固辭乃濯纓佩

環而來非不老不病也今七十五矣年則益老而

加之以勞苦安得不病臣雖忝列衣冠而天性朴陋猶田野之人也不能爲巧言飾詞未老決不言老未病決不言病但能任事決不言不能今則真老真病矣食粟飲水皆屬勉強安能任事卽如考試監生一事臣腹痛恒不可忍頭暈便欲僵仆安能守之竟日篝燈閱卷面定其職銜三四鼓乃已于事而竣乎諸臣多勸臣留者壯健之人固不知老者之苦也臣少年食人一飯至今不忘豈其能忘

聖恩但筋力已盡欲圖報而不能真無如之何耳  
銓部之進退人材乃士風清濁民生休戚之  
所關不容一日停閣今臣之杜門二十餘日  
停閣甚多矣祈

皇上

命侍郎李騰芳署掌印務料理會推等事臣雖不  
能畱然可以不悞

皇上之事庶幾無罪臣非求安逸也自古忠臣孝  
子未有不勞苦者也惟至于年老不能勞苦

乃不得已而安逸耳故聖王制禮人臣七十  
而致仕苟非稟賦特異老而益壯者不忍強  
畱乃敬之也非棄之也伏願

皇上行古聖王之道使臣以禮而去偷閒習靜蛙  
消禽戲以終天年臣不勝悲鳴懇籲之至

天啓四年五月十八日晚上十九日午時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力  
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繁重着該司官敦催  
卽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言官阻抑用賢疏

奏爲言官阻抑用賢甚可駭異不得已而籲  
天以摠孤憤事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假  
托老病之人旣無好懷而加之以畏人歎世  
憂毒熏心自不難于立枯豈復有富貴功名  
之念哉此臣之所以求去也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力  
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繁重着該司官敦催  
卽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不

敢再辭卽謝

恩進部然惶恐殊甚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  
衰年綿力身在風波震撼之中不能自立安  
能主持用人以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臣自入

朝卽聞鄒維璉之清方有爲繇兵部而調之吏部  
苦心費詞已見于前疏矣維璉江西人也江  
西道學節義之區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  
也而給事中傅樾陳良訓等譙詬週之必欲

其去已不可曉矣賴其鄉之先進委曲媾解  
維璉乃到稽勳司任臣大喜自此無譁矣及  
調考功司而譁更甚傳檄遂上疏叅僉都御  
史左光斗及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爲邪  
臣此二臣非錄錄者也人皆知之無庸臣之  
稱譽也而又波及汪文言嗟乎過矣及御史  
袁化中等之疏出而是非已明維璉擬以五  
月初九日到考功司任臣益大喜而先一日  
有御史張訥之疏曰躍冶之銓郎數煩

異命之招呼夫維璉之到任縣臣請

旨督趣不敢不從何謂躍冶招呼乃鴻臚寺之事  
以

聖旨爲招呼出于何典此疏出而維璉遂不敢到  
任草一辯疏求去臣又以抗

旨責之改于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  
明允而立意主于寬厚臣益大喜幾失此人  
而陳良訓條陳錢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  
行每一番

計典必有一番營求及髡鉗亡命毀譽摩牙等語  
維璉疑其誚已也而又向臣求去臣諭止之  
以爲此時人情原自奔競譬如淫風流行之  
時豈無靜女何忍以刺淫之詩爲已而作也  
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閱之後安得  
無疑今外有橫夷內多賊民海宇騷離可謂  
無象之亂矣爲臣子者宜念

皇上之憂辱同心戮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臣自  
三月初五日調用維璉今八十餘日矣而舌

戰未已は無時而已也畏人歎世之不暇而  
何暇營職且自此寧復敢用一人乎且維璉  
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璉而果以賄以驅耶  
或左魏二臣而有私于維璉耶則宜指實明  
叅之今明知維璉之賢也其進非繇邪徑也  
而但隱語嫚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亦  
何能自安每相對黯然而色好是正直而思  
自塵之憂升于天階而有窮塗之哭豈不苦  
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于正臣殃及于無

辜舉

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定至今八十餘日不爲不久矣事繇臣起又何所待而不言乎將待左光斗等之去而後言耶臣老矣光斗等皆壯年正宣力之時無可去之理臣自無可終默之理況事起于臣臣亦何敢無言輒以幅億之愚直陳于

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煩

天語訓迪諸臣偕于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璉

勿萌去志共襄

計典臣迂闊多事溷瀆

宸嚴至于再四自知無益于時徒使庶官不和非惟老病而已臣自此不復有言矣伏惟

聖明察之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卿秉銓公正朕所鑒知鄒維璉旣稱職得人

左光斗魏大中心迹自白都着照舊供職卿更

不必介意大臣凡事主持有何嫌疑可避以後

再有挾私煩言阻撓銓政的卿便會同部院九卿從公叅處以杜紛擾

老病必不能畱疏

奏爲老病必不能畱再辭印務懇祈

天慈矜允早放事臣屢疏求去非有他故也不過以老病日甚而已老者數之將盡也病者生之卽危也臣今兼之此不待言而當去者也

蒙

皇上再三畱之臣氣力獨竭暫寄人間已成無用

之物矣卽部考監生當在四月二十五日大選以前因文選司人少事繁改于二十七日而臣二十六日病不能出今且六月矣選人多貧者凶年粟貴不無餓殍卽不貧離鄉遠客冀得一官而杳無試期以臣之杜門而使多人困苦臣則不祥之人也其他部務之停閣不知其幾矣念之憂心若春臣老而加之以病是秋葉將落而過之以風也而又加之以廢時溺職之憂是申之以霜也

皇上之留臣非惟無益恐爲王舜鼎等之續  
皇上或亦悔其放之不早耳吏部進退人材如人  
之呼吸稍停便成結脉伏祈

皇上卽

命侍郎陳于廷署掌印務臣得稍安于心以苟延  
旦夕而遂首丘之願臣千言萬語不過如此  
皇上留臣而臣已老已病自恨福薄命蹇不足以  
當殊遇仰負

聖恩俯違夙心臨疏嗚咽更復何言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初七日奉

聖旨國家多事正賴冢卿表率百僚勤修職業何  
又引疾求去部務殷繁昨又遣謝社稷卿宜卽  
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老病已不能留疏

奏爲老病已不能留三懇

聖慈

准辭印務事臣昨蒙

皇上以久旱得雨



遣臣致祭

社稷五鼓詣壇選人擁集于門問臣進部否旣而見其仍回私寓也曰我輩離家守候久矣有典盡衣物者有竟日不食者有鬱鬱而死者不知何時乃得一官半職彼卽知臣之老病無所怨恨臣頑非木石狠非豺狼豈能不動心乎臣若力能進部何苦作此頑狠之事臣之杜門求去遵

旨而出也屢矣蓋以自試其精力而困憊不可支

持輒復杜門至昨祭

社稷而還頭昏腹痛幾于斷絕如此之人豈可作官而况任重典劇乎今大選已迫矣推陞急選已太遲矣臣以婦人之仁念多人之苦當食而歎伏枕而泣臣非敢求安逸也而力不能勞苦也天不能使臣復壯奈之何哉臣力疾望

闕叩頭祈

垂惻怛立

命侍郎陳于廷署印理事以恤衰病之臣以活困窮之士此卽如大旱之得甘雨也臣幸甚天下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初十日上十二日奉

聖旨昨卿謝兩復命謂已進部何又有此奏大臣忠君憂國誼切匪躬豈可動思引退銓務殷繁卽如卿奏選人窮迫亦何能安佇望卽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懇祈 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疏

奏爲懇祈

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立

賜生還以無久妨銓政事臣自四月二十六日註籍屢疏求去至于今兩月矣先是臣于六月初十日上疏十二日復蒙

聖旨溫留責以匪躬之誼臣叩頭流涕心肝摧剝無何而聞

聖心拂鬱不敢具疏竊念禽獸之類亦皆有知臣受

皇上之

恩如天如地欲報罔極而不知匪躬之誼吏部之  
長兩月杜門百官四海之事稽悞無限人情  
愁怨萬衆替替而臣亦不知也則是禽獸之  
不若也臣七十五而始老老已遲矣元氣微  
弱飲食起居調攝無術臟腑榮衛處處痛楚  
兼之心血耗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  
言旋即忘之書之于紙并所書而忘之此與  
木偶無異何匪躬之可言乎是以古聖人之

治天下仕者年七十而願致仕則聽之誠爲  
其在世之日無多令得安閒以送餘齒此體  
悉下情之至所以勸忠也且使其爲子者盡  
愛日之養免皐魚之恨所以教孝也臣之妻  
更老于臣惟有一子以諸生受

恩廕頗通經書見臣卧則呻吟動則嗟嘆日夕祝  
天保佑願得早歸今歲秋闈已不願入此亦  
甚可憐憫伏祈

皇上卽放臣歸以印務

命侍郎陳于廷署掌料理會推及六月中推陞大  
選等事至于御史楊建烈議論日多之疏奉  
旨下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各官從公參看具奏  
此事皆繇臣用一鄒維璉而遂累及左光斗  
魏大中等其是非甚爲明白人人知之臣旣  
必不能出矣聞左都御史孫瑋有脾胃之疾  
尚須醫藥則參看無人使左光斗等進退維  
谷羨浮雲而慕高鳥卽中書汪文言輔臣之  
所題也賢者多與之游無端而納之于黑獄

之中亦宜結正其事以服人心此皆釁從臣  
起臣不敢昧心畏人而不言均祈

聖明裁奪施行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忠清公正朕所深知倚眷正殷何可言去  
近來議論煩襍鄒維璉一事牽扯多端殊非政  
體卿部鑒別人才旣云是非甚明不必會看左  
光斗魏大中等都着安心供職汪文言父事王  
安改名冒官簞弄賢愚熒惑視聽本當枷號示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衆姑從輕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廷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亦不許潛住京師以後再有挾私挑激撓亂公論的卿便指名叅來重處部務繁重會推大選擔悞已久卿宜遵旨卽出視事慎勿再延該衙門知道

顙 天求去疏

奏爲顙

天求去以免無禮曠職之罪事臣以老病求去至于再四

聖旨畱之愈温愈切臣叩頭謝

恩初則不勝感激今則不勝恐懼

皇上隆禮大臣如此臣乃抗違不出是無禮也無禮者誅雖

皇上憐其老而

赦之臣則有可誅之罪矣夫

皇上之畱臣豈以臣之情詞未懇切耶臣固自知其行能乖劣不堪統均之任以此求去則須懇切乃七十五歲之老臣如老牛之不可以

耕老馬之不可以駕強而使之立見其死耳  
何必多言臣素有寒疾每冬輒苦腹痛今無  
冬無夏往時猶少今晝夜常痛其他苦楚不  
可勝言人生有老自宜如此非二豎之侵侮  
也臣杜門六十餘日何所不思如精神力量  
一毫可以勉出何苦冒無禮之罪臣非顧一  
己之性命而忘

國家第舍性命而無益于

國家不可以爲忠耳昔齊臣陳不占有義而怯

勉強赴戰聞鐘鼓之聲而死漢人劉向作九  
歎舉以爲譏謂齊無人而陳子不自量也臣  
之自量審矣不敢使後世謂

聖朝無人臣猶豫不去部事愈益堆積代之者雖  
不卧不休亦不能辦是又臣之罪也

皇上早放臣一日則臣之罪一日而悉解是王維  
所謂日比

皇明猶自暗天齊

聖壽未爲多者也如

皇上以臣有罪而

賜之罷斥使大小臣工不敢無禮不敢曠職則更  
有益于

國家臣必無一毫之怨也臣雀立而俟  
恩命矣

天啓四年六月三十日上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敬慎懇切銓衡澄叙流品賴卿  
秉公主持且會推久停選人鱗集杜門輟務必  
不能安卿宜卽出視事以慰中外之望慎勿再

陳該部知道

蒙 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奏爲蒙

恩再出力挽干進之習以救時危事臣以老病求  
去非容一毫虛假也疏屢上

皇上屢畱之臣再有言不過老病二字惟有強出  
供職耳臣之衰拙當此事勢艱危人情汚險  
之時如牽罷牛而行荆棘泥淖之中亦苦極  
矣不得復有所隱而不言今之士人以官爵

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  
托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聞  
司官署選者每遇

朝退三五爲輩如牆而遮留之講陞講調講地方  
講起用旣唯阿矣則又有遮留者恒至嗑乾  
舌敝而後脫比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  
連名作書者謂之公書闐戶盈几占對不暇  
蟠木而藉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  
書切責之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然

則必欲司官力拄之乎臣

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強有力者不貴貴  
不長長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  
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  
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之不畏強禦良亦  
難矣臣嘗論之萬曆年間近于以強陵弱此  
時之人近于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皆爲  
吏部財能買爵處處俱是傍門面皮世界書  
帕長安兩淮運判周士顯居官殊多穢德久



不齒于士林立論故爲放言大得罪于名教  
去年鑽陞南兵部主事臣入部之始已塗抹  
其文憑近日太康知縣李之茂資俸已深旣  
稱母病得陞禮部主事矣俄而悔之托人以  
百金饋臣仍欲考選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  
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剝民之脂膏以  
求華廡民安得不困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  
以耻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畱也臣乃以  
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積習不改外

察伊邇大貪大酷皆以書帕獲免如汪心淵  
之事不肖者受賄而曲庇賢者聞聲而附和  
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  
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寸補于

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閉之  
宅墻垣頓擗蔓草滿地徐徐掃除當自門庭  
始而慎選守舍之人則杜于進戒徇私是也  
夫諸人之所口手而求者大半爲其鄉里耳  
或其同年故舊要之不過兩京十三省之人

臣請發單于司官各與其鄉之在

朝者詳加品階內而京堂外而兩司可為卿貳者  
可為腹邊巡撫者部屬之中可為腹邊司道  
者可為太守者可為提學者推官知縣可行  
取者可為吏部者林下可起用者俱一一言其  
居家之行誼蒞官之建明各造一冊其所知  
他省直之官另為一冊送之于臣旬日之內  
而四海之人才盡在目中

朝退可以無言公書可以不作仕塗無搶攘之醜

聲文部免奴僕之賤役臣苦老病不能吐哺  
求賢賴此可免聾聵司官即為舉主必不漫  
漫而已倘所謂濁者清之路昏久得昭明乎  
是未可知也如曲從請托不以告臣俸淺而  
遽躡轉望輕而擬超擢即行叅處此等事前  
臣陸光祖饒為之如臣孱劣必得

明旨而後或可禁也至于周士顯罷有餘辜李之  
茂似宜改南京別部以示小懲臣以今日謝  
恩入部矣臣之前疏惟願

單一設

司所費

多如省

騙餘巧

不中

已

已

皇上允放是以有所未敢盡言臣每早起趨朝卽竟日昏眩不能飲食今六月推陞大選等事改于七月矣八月復當大選九月大選教職十月復當大選年內兩月外察期迫無復須臾之間恐力不能支竊欲

皇上免臣三六九之

朝遇

大禮

大慶及說選承

旨之類乃入班行敢昧死以

請臣不勝戰慄之至

天啓四年七月初七日上初九日奉

聖旨銓政至公豈容私請卿直發弊端具見正已率屬以後內外各官有夤緣囑托的指名叅來併原書封進司官含忍曲從的一併查究其本鄉官評不妨從公諮訪以備堂官叅酌但不必定擬造冊致有他碍周士顯已塗文憑卽當議處李之茂私餽發露本當罷斥姑從輕降三級

調外任用部務煩勞卿既苦眩暈朝參隨便不  
必註籍該部知道

衰殘已不能畱疏

奏爲衰殘已不能畱祈

賜歸骸以少存廉耻事臣自七十三歲蒙

皇上起之田間而爲太常卿工部侍郎臣素有腹  
痛頭暈之疾再疏控辭未蒙

俞允臣感激

聖恩冒昧就列今七十有五年愈老而疾益深矣

四月間杜門兩月餘屢疏求去蒙

皇上屢畱之臣復冒昧入部今日趨侍

經筵禮畢叩頭不覺傾跌失容踉蹌而出臣不勝  
惶恐竊念臣受

已竭

皇上知遇之隆千載罕值徒有報稱之心而精力

皇上親見其衰劣不能成禮必蒙  
允放無俟多言惟願

皇上立從所

請無以大臣之體貌而稍靳之使部事堆積多官  
鬱怨臣旦夕行矣不敢復任其責矣一覩  
聖顏遂成永絕臣不勝哽塞懇望之至

天啓四年八月十二日上十五日奏

聖旨卿精神甚盛偶爾傾跌覽奏具見敬慎但何  
至言去部務煩重目前推陞大選會推緊要各  
官不容少緩著卽出視事不必杜門該部知道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奏爲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帝王所與共守國家者民也所與共安小民  
者士也公卿大夫皆出于士士之所以爲士  
者有士氣也士氣者剛也正也正而後剛剛  
而後能久行其正二者皆陽氣也人無此氣  
則爲鬼故虞廷正官黜陟幽明幽也者言其  
爲鬼也古諺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此疾俗  
之言也人以衣食之計乃仕而求富貴業已  
不正夫焉得剛爲士者皆邪靡皆爲富貴衣  
食誰能爲

國家安小民者故鼓舞士氣治天下之要道也  
夫小民之氣亦不可摧折也摧折之則良民  
僵而亂民橫况于士乎鼓舞士氣之道在教  
之以重廉耻而輕富貴重廉耻而輕富貴則  
可殺而不可辱乃可以爲士乃可以爲公卿  
大夫而與之共安小民若使庸鄙之人以其  
邪靡而得富貴據權勢則邪靡化而爲輕薄  
不難侮大臣害耆德而况于卑弱小吏乎臣  
屢言士大夫之躁競備極形容自知非長厚

之道誠見士習之極壞而願

皇上教之以重廉耻也邇來漸有清明之象矣惟  
是事有關於士氣民生甚切而人視之以爲  
緩甚爲易行而舉世不肯行者臺臣魏光緒  
所條陳正塗佐領非禮稱呼之禁是也向來  
府衛州縣佐貳首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  
與奴僕無異臣所記憶萬曆年間濟南南歲貢  
王之翰選爲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遽感心  
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竟死

躬身

軍

有志之士每多如此趙州選貢宋弘業選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爲老大人奉

旨下部覆

准通行矣弘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而病以死今臺臣之疏臣雖移咨都察院通行申飭上官必不肯行佐領等官誰肯以其性命捋虎鬚者乎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門卽征

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朴急於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夫潔已愛民者士君子之行也上官以奴僕待之而彼亦甘心爲奴僕乃以士君子之行望之豈可得乎公卿大夫皆與歲貢從芹泮起家者也命運有利有不利耳卽粟監起家太學其中不乏才士何忍凌辱之如此壞士風而害小民可勝道哉

臣願

皇上

勅下都察院再行申飭勿復以

明旨爲虛喝爲上官者繹大易謙光之旨守尚書  
狎侮之戒待鄉貢若甲科待佐領若鄉貢粟  
監之官亦不得同於吏胥吏胥之中有卓然  
自立者卽以正塗之禮禮之昔陸光祖掌銓  
曾陞趙蛟楊果爲知縣矣用人豈可以資格  
拘哉如此將人人感奮潔已愛民而猶有貪  
肆害民者非人類也宜卽驅逐之甚者提問  
追贓不必留之以待部中劣轉使久爲民害

也臣因是而歎天下鮮雅達之人也今方用  
武之時而文吏之尊大益甚大將受制於道  
府指揮而下皆奴僕也而奔走如風應答如  
雷其態更醜此舉世所以鮮將才而遼左所  
以無軍功也有封疆之責者何可不思所以  
鼓舞之乎臣不必越俎而多談也伏祈  
聖明覽察如以爲可容臣通行各撫按刊刻書冊  
徧發府州縣永久遵行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三十日奉



聖旨佐領卑官近民易爲病利覽卿奏甚得激勸  
之法便着都察院行各督撫巡按官甄別禮待  
果廉幹稱職卽獎薦優擢仍一面報部不得劣  
轉其貪肆不簡媚上病民的不時斥逐還着刑  
冊申諭武職官優待一體行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奏爲年老智昏認罪求去叩懇

聖慈憐憫事昨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爲御史  
陳九疇所叅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

相

奏辯奉

旨部院看議臣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等看議臣  
實主藁言陳九疇之非是而無所處分奉

聖旨陳九疇所叅論謝應祥於魏大中有師生之

雅紊亂朝政事屬自欺且去輔前以門牆招議  
今魏大中欺朕冲勿把持會推敢以朝廷封疆  
爲師報德好生恣肆可惡及夏嘉遇陳九疇奏  
揭紛囂互相攻訐成何政體本當重處姑從輕

魏大中夏嘉遇陳九疇各降三級俱調外任用  
你每部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必含糊偏比委曲  
調停以後還着遵奉新諭一體申飭行如有仍  
蹈前轍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重處該部  
院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愧耻不勝恐懼自惟  
老耄以至于此曩者臣之所以力求解免誠  
自知之審也夫智者血氣之榮也血氣既衰  
則智慮自短臣本愚人老而偏強其見未必  
真而恒自信其知人亦未必真而恒信人不

爲羣議所奪頃山西巡撫員缺多爲郭尚友  
求之者臣聞其厚饋前科臣却之而又至故  
不敢推而信謝應祥之沉靜可以有爲特與  
員外夏嘉遇言而推之絕未與魏大中言也  
然大中之峻潔必不行私嘉遇之忠耿必不  
可私干臣夢寐亦信之而惟以陳九疇爲非  
是第以言官非可輕處先年房寰之論海瑞  
亦未嘗處也竟姑置之

聖旨謂臣含糊調停此臣之罪也雖百喙無以自

走尺彖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解矣至于朋謀結黨此智者之所能非臣之  
所能也夫結黨者必欲其衆而臣之所取者  
皆單子違衆之人此樹敵之道安能結黨臣  
血氣日衰于一日智識日昏于一日曩者求  
去如蒙

皇上允放則無今日之謬誤若濡需不去恐得罪  
益甚有負

皇上之

恩禮非所以重

朝廷光史冊也伏惟

皇上憐其老矜其愚

寬斧鉞之誅立

賜允放豈惟臣免于辱殆亦可以息讙譁而全  
國體臣不勝呼

天祝願之至

天啓四年十月十四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

辭朝疏

奏爲

辭朝事臣以老病屢疏求歸近日精力極衰病苦  
極甚昏憤遺忘言動多妄亦自厭其陳人矣

伏蒙

聖恩

准臣回籍調理臣服官二載悖謬多端

皇上念其篤老

憐其無知不治其罪俾得遂其首丘之願臣病久  
無力慮恐傾跌不能趨

朝謹令家人扶曳于

大明門外叩頭上疏

辭朝卽日行矣翹望

闕庭涕泗交流感激

天恩莫知所報惟日夜祝我

皇上

聖壽與

皇圖俱萬萬年臣無任瞻依嗚優之至

天啓四年十月十九日上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玉峯顧錫疇九疇 閱

雲陽姜大受抱宏 校

尺牘

與申相公老師

自乙亥奉書迄今未敝一詞于左右誠不敢數以  
無用小札溷侍者垂答也茲者聞老師入相府星  
不勝忻躍老師挺命世之才抱伊周之具而襟度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鄣上趙南星夢白 著

玉峯顧錫疇九疇 閱

雲陽姜大受抱宏 校

尺牘

與申相公老師

自乙亥奉書迄今未敝一詞于左右誠不敢數以  
無用小札溷侍者垂答也茲者聞老師入相府星  
不勝忻躍老師挺命世之才抱伊周之具而襟度

夷曠冲謙喜士此古所稱休休有容者矣相于何  
有然星也不敢專于頌美而不設一言夫天地之  
化温温煦煦氤氲沕穆其被于人神藥形茹昏而  
善卧者春之氣也嚴肅晃朗雲歛天高其被于人  
耳目聰明筋骨強勁者秋之氣也然草木之榮謝  
殊異人情之悲樂相反者義不若仁威不若恩此  
其效矣洪範有之高明柔克此之謂也故相天下  
者雖智超乎一世學掩乎千代必有朴直遲頓之  
度惻隱愛人之心以之植德則宏以之推賢則公

以之敷政則適以之持法則恕斯可以相天下矣  
邇者朝政精明威險四表罔不震惕而風雨垂時  
民氣不樂衣食鮮少盜賊充斥又犴狴之囚畏刃  
剗腹獄吏稍不加嚴輒脫而去有司者懼見謫罰  
往往以捶楚斃之失人和而激天怒此其甚者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不信哉竊意今之天下第  
復故令除新法公卿百執事存公道誠心而効之  
國家斯宴然無爲而四海寧謐社稷益安是伊周  
不足爲而蕭曹可羞稱也不然恐國家之元氣將

自是傷有不勝其可憂者矣夫周公下白屋之士  
齊桓延九九之術皆爲責任隆大求讜言以自輔  
也星至愚陋然薄游于外天下理亂之真乃所親  
見又出老師門下徒區區以寒暄常言聞之左右  
豈不耻哉故畧陳其鄙陋之愚心惟老師察焉

與艾先生

君錫至汝南稱有使自隴來知老師劄已平得中  
丞侯公尚高義相與深結無所可慮星殊用爲慰  
蓋君錫以鄒僉憲之請將之大梁過汝南故今在

汝南云古稱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非獨性不  
可易天地神明必有陰呵護之者探虎穴犯龍額  
而不死豈徒有幸哉且生非形骸之謂也貴非第  
冕之謂也形骸而已者苦生也第冕而已者虛貴  
也如此而稱愉快者是好酒而飲敗酒好肉而啖  
腐鼠也故王駘之兀左氏之眇常人卽有萬目千  
足胡可與之爭雄雌有所以君形者也昔者從老  
師講業滹沱之上未嘗不以古豪傑相期今老師  
業已無愧天地之間足施後世矣星旣不能抗節



直言彰淵源之美復不能伏闕一陳是非效北郭之義豈不耻哉然老師必有以亮我也北風漸勁善自將愛臨楮不勝忼慨

與趙定宇

古有之知而復知是謂重知今世之人無不知足下者假令僕復爲游說之詞稱足下因以求交將爲主書者所笑抑知固有淺深庸衆人之知豪傑徒以耳其敬之也以貌豈惟以貌又以名位在顛沛流落之中則忽之矣有權奸目指其上則中傷

以投之矣繇斯以談蓋未嘗知之敬之也宇宙濁穢其中有清氣之真也而離于濁穢故名爲道道息則宇宙朽敗矣故世不絕賢人君子而庸衆人常多則其濁穢之本然無足恠也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氣之同也豈在乎把臂終身哉雖東夷西夷若分形億千萬世若傳星不佞不自知其爲庸衆人而以爲與足下偶同氣也方其遠于足下以爲氣苟同不必求姓名之通乃足下之北上取道天津而星適在此望見顏色有日矣貌不過常

人恐左右者有子羽之失又口舌甚鈍不若手之  
能自達也敢先以書謁足下于塗星鵠立俟足下  
矣

與大司寇潘公

往者星司理汝南備屬吏于老師星奉職無狀靡  
協于本朝之檢式獨守所奉教于君子者無敢失  
墜免于貪恠嚴駟以速官謗至逐時巧進事亦自  
信無有如斯而已然疏節無所短長日憫然懼選  
于時乃老師過聽察舉以爲非不肖雖徵書下郡

國以平平耳度不得列以星之多過不見選又得  
入爲司農曹與長安貴游齒則老師之有大造于  
星也星何敢忘山川悠阻兼之逡巡下吏未能通  
一介之使于執訊久矣詩不云乎中心藏之言未  
抒也茲敢佯使布其腹心不腆土實以侑尺素惟  
老師矜其不敏而幸納之

與石東泉公

始者不肖以爲天日沉矣狼子橫行瘕狗成市不  
知所終矣誠不虞有今日明公復入長安也天下

如明公者幾何人可一日去朝著哉然非世道載  
清邪黨夷熸則亦何能一日容明公也醜正惡直  
實蕃有徒言之凜凜有餘懼焉不日當事者且以  
明公開府四方斯于明公之奇足展緒餘矣然天  
下之患在士風選輒無捍論人者取脂韋而非節  
義進言者拾瑣細而遺赫赫得明公者羽儀其上  
庶幾可以振起頽風否則夷狄跳梁挾我無將與  
兵貪冒無已欲罔不瞻時復虔劉劫掠輶載徐歸  
邊人之目未乾而捷書騁上將帥以次受重賞有

縮徹侯之印者矣今稍稍發露然僞勝真敗等耳  
將來之患有不可言者非得明公其人者往未見  
其有豸也斯三者卽明公不得知是在當事之意  
是在社稷之祚不肖日夜祝之循次守局日用之  
而已非所以待明公也不肖竊爲世道計慮如此  
乃明公則何不可者時事多虞不肖所仰恃者無  
踰明公願明公良食

與吳復菴

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

泰華部婁不適也而明公乃過聽不以星爲陋假  
塗海上先三日而惠之以數尺之書若曰其取之  
友籍久矣今且見之使欵門門者謂有明公書星  
疑且駭啟函讀之乃嘆乃喜不可量旣而乃惕然  
以省無何而明公已至則倒冠以往輒忘其齒位  
之卑與明公剖心而盟不敢自它而明公遂結以  
朱顏若數十年編席之權杯酒深言夜分乃罷星  
于是乃益嘆乃益喜不可量乃益惕然以省夫星  
趙鄙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

華部婁不適也而明公乃訕指而交于星此銅鞮  
伯華之行而明公行之故嘆夫天下固貴明公之  
言而明公亦自貴豈妄許可哉且亦何私于星也  
意者星結髮組修無大罪鑿章徹故喜不可量夫  
明公業已許可星矣脫異日以窮以老而有不肖  
之心爲愧淩娥疵之行天下之爲禽鹿者非一人  
也無寧使人謂我爾故不肖而害吳公之知人是  
倍不肖也故惕然以省然則明公之貺星者至厚  
矣星何以報恩惟深自砥厲無敢自舍異日者明

公爲國春秋星遷名焉曰其人與余善則星之幸大矣尚冀明公矜其憊愚而時督憇之也

○與趙定宇

日者辱明公傾蓋之懽又贈之以言異日者明公成一代之史不肖庶幾附名而施後世非所敢望也然敢不自振以報知己貴鄉管君志道不肖與之無半面之識然聞其人博學潔行其所陳治世之法皆久遠難行然持論高今天下無孔子周公未嘗不言孔子周公也豈可非哉而論者日爲狂

妄昔蓋寬饒上書至欲人主行禪位事不以貶名管君言雖迂視此何如哉要不失爲奇士卽其言不用與故希相之指而言裁省言綜核釀成禍亂騷動海內者異矣亦有何罪而大計黜之終身禁錮比之四凶豈不甚哉且其黜之也又以提舉夫以其官黜者謂其人爲斯官不才或老疾不可爲斯官管君未嘗爲一日提舉而曰有疾提舉何以服天下哉今之人動則曰管生狂夫卽其言狂官常未玷奈何以言黜之他言者豈皆臯陶伯益耶

不然則曰考察所斥不可開復用之端嗟乎醉人之罵非必下愚獬狗之吠寧赦君子以法付之匪人藉以害善人而曰是法也法哉有劍于此主人以付之斲養曰爲我擊盜賊乃舍盜賊而殺無罪曰此固主人之所付劍也殺人者不必償劍則誠主人之劍也豈欲其殺無罪哉今所云考察者何以異此卽管君之事世之無罪而見害者多矣以明公在位而不爲同鄉之奇士一明其寃緩急之益何以望他人哉聞管君自處亢同鄉多非之者而惟明公數人知之故敢以告之明公幸明公垂意夫明公無不爲管君計者不肖越國而侵長者之權誠過不肖不識管君而又非同鄉乃亦寃之以此明明公之爲管君計者至公也

答于前渚

世之交情有厚者矣真爲難有真者矣相與于道誼之中爲難此無異故已固不真也已固罔得于道誼也而安能以與人若門下者其庶幾哉古之所稱素交者乎第愧星之不肖不足以當惠顧耳

夏中之晤得歲風好輒復判去我心悠悠可如之  
何辱諭知同之矣門下三年考最名實粹然奕然  
足慰故人匪敢爲佞也別幾何時再辱大况殊非  
所宜使至值曹務方劇短裁附謝不能羅縷

答陳南濱

世之稱御史臺者必以風霜爲擬亦用柱後惠文  
足矣而門下咨咨念遠人之抗敝此豈可爲常人  
道哉以門下之鴻才鉅抱而仁心爲質乘可以風  
霜之權而雨露之何草木之不濡也遠人幸矣夫

遠人者世所用以假戰功而博富貴者也其疾首  
已久固宜得門下哉願門下益昭德音以享神人  
使世之人知御史臺非徒惠文而已所以慰故人  
者甚厚

答徐總戎

承翰教以推結之厚爲念僕豈能爲門下重也僕  
每見世之爲縉紳者遇武將不論賢愚一槩輕之  
僕每以爲笑由文字起家者其上焉者負卿相之  
器功與爲將者等耳次焉者華言華服以媚于世

坐而取富貴下焉者行能錄錄徒爲公家百姓之  
害此輩見一虜一倭便溺輒下禽鹿而冠者耳乃  
欲輕爲將者何不取漢史觀狄山事也如門下者  
夙有平倭之功近日在越中定兵民之變膽智聞  
于天下以門下之爲人令稍有知者見之自當識  
其奇士僕誠私心壯之今門下受當事知甚深卒  
伍聞高名久無不聽命此易爲勲業宜以赤心報  
國一洗近日邊臣欺罔之習摧破強胡取通侯斗  
大印僕平生所見人實門下能望此耳願門下努

力王君胤栢譚兵甚精門下不思一推轂乎

答錢大府

往者聞青田之事權奸欲傳致重典主刑者奉命  
惟謹而門下力以爲不可竟引去鄙人私竊高之  
夫權奸之流毒天下固也倘爲縉紳者皆能執義  
不回若門下處青田之事彼亦安能盡取滿朝之  
人而殺之哉富貴繫念頓失人心願指氣使不異  
負養之于其主以致權奸之惡益長而已亦不得  
復齒于人類謹厚者亦爲之矣此鄙人之所以三



歎于門下、以爲不可及也、久願求交而翰教先至、  
輒布區區

答許大叅

門下以摩雲之翮困于卑栖、有識之士、揜擊不平、  
舊矣、茲者群鴉息喙、清議稍出、當事者以東藩寄、  
門下此治平之符彩、而大受之發軔也、星能爲國、  
家賀耳、而門下若以星能効游揚之力者、星名賤、  
牛毛位在末班、何能爲役、徒有汗顏、謹謝命之辱

答張還樸

星時從薦紳中聞門下治行、關中寡二也、而魏仲、  
子懋、權使關中來、亟稱入渭南治狀、有異、因言與、  
門下月夜城上飲甚歡、此君知人精眇于舉世罕、  
所許可、其談門下之誼、溢于詞、其于色、星信其言、  
不以萬人易也、因益知門下非他人比、乃門下安、  
所謬聽、以星爲足數、而湔袂婁及之哉、來諭謂未、  
脫燕趙氣習、豈薄燕趙耶、世之人、烟視媚行、而誘、  
富貴者衆矣、求一忼慨節俠如燕趙之士、豈可得、  
哉、此星之所願、匍匐而拜者也、願與門下共勉之

與申老師

日者奉書恃在門墻率爾妄語無所辟忌辱老師  
不棄狂斐答以溫言誘進之意懃懃甚篤長跪讀  
之如親聆欬唾恍然以喜已復黯然以思也待罪  
汝南忽及考績于名實毫無所効殊切苟祿之愧  
至乃矢志首公砥礪名行以求不爲門墻之玷則  
或懷懷庶幾焉瓠堅椎曾文質靡底兼之簿領爲  
勞夙有狗馬之病今復轉甚據津履要策崇垂鴻  
固非其任哉抑亦無此心矣以老師覆露早得一

省曹時與二三子重趨講席優游養德暫息短翮  
以俟再舉此星之腹心匪敢爲設也惟老師察幸

答傅慎所

當逆臣擱焉震忿之時豈知門下復入朝耶無論  
復入朝豈知門下能至今日耶宮鄰金虎之勢一  
旦澌滅妻子之命危于日及向之得罪者皆珮纓  
而踐文石之陛豈不快哉門下何遽移病歸也夙  
知門下有足疾此自無害而頗不便于人事門下  
亮非得已當事者亦遂不以常套強留門下矣惟

門下爲吾道自愛翹首南雲不勝馳戀

與陳心老

星邇鄆之鄙人也少而學于京師時從交游中間  
明公抗志節義挾日月而懷霜雪有伯夷子魚之  
風則私心慕之旣而明公迂賊臣意引去星益有  
知益得交于學士大夫與之譚世之所謂賢豪長  
者至明公無不折心仰服星雖未見明公而精神  
嚮注口吻嘆羨不知其非舊交也乃者天去國家  
之疾明公起而復典銓衡而星也得忝末班接光

承音有日矣星後生小子不宜喋喋嚮詞僭自依  
附竊聞之古之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星雖不肖  
不敢猥自菲薄輒布區區之愚心私告于下執事  
星無任延佇高馳之至

答蘇見韋

往者尊駕發自都門星其時抱犬馬之恙未能一  
送顏行之左罪歎至今每念老師玄髮遺榮翛然  
飛遜此作者之朗識末世之所希也星以老師夙  
昔吹噓謬塵清秩所中夜凜凜者非獨稱塞無術

恐羞知已方今氛邪久盛暫息復揚人懷險志伺  
間而發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星旣無匡時之  
能亦無合汗之性而竊祿仰事不能拂衣心甚愧  
之乃知昔人陸沉金馬之云直強顏耳辱教輒布  
腹心不敢作寒暄語風塵願言自愛

答周山泉

星不肖實有天幸所從游多賢豪長者而江以西  
斌斌焉若張洪陽徐孺東傅慎所諸公星皆得締  
莫逆之交以是聞明德高誼甚悉比叨選銓司則

門下舊游地寮案共推門下若古人星益興執鞭  
之思矣辱念同署之誼遠惠德音相勉于者力扶  
世自非流俗作寒暄套語相謾諛者比星幸甚感  
甚願與門下定神交自今日始惟時賜教言

答李漸菴公

明公德音休暢繫望中外留守之寄輿情所共服  
也乃明公猶以南徙之遽未得耆力漕事以民之  
供應爲念仰見大君子之用心報國之篤也憂民  
之殷也豈與世之歎老嗟卑者同乎哉有官君子

咸若明公之心海內何至抗敵乎詩不云乎高山仰止

答張弘軒公節節八

日者明公爲大京兆時星以邑子未進雖時懷刺至門而明公處紛劇之中司候未至竟莫能一覲玉度聆音指星之簡懶無狀極矣然平晝私計海內之名公偉人重德有畧足戴翼斯世者則必曰明公星甚陋不足以知之其誠著于心無讐詞焉至乃再辱長者惠書先之則以憲府清嚴不敢以

尺一輕入也星少慕鄉里節俠之行壯睹明公諸賢之誼未嘗不憬然願之而質孱材短無所寡得幸明公以爲可與語而收之當濯志竦神以聽誨言冀以不終錄錄星之蓄志也問于不能星何以仰副明德

答茹歷山

天津之會密坐深浮共譚底裏宵分乃罷大快哉百年之中此懽得幾殊不可忘遠辱翰教忽若面語弟之疏拙門下所知謬處非望相知大都謬許

耳門下愛我哉獨教我善自處嫌忌之地也弟不  
佞、嬖、疵、闖、茸之行萬不敢爲、弟狹中無術、畧懼不  
免于素餐之譏、惟門下時惠德音、星不勝惓惓

答王嶰竹

往者星從門下游長安也、長安之中、車震空塵、覆  
雲而門下知有星以爲人而物色之、邂逅之間、視  
以肝膽、無何而門下之天雄矣、星亦移病里中、猶  
幸密邇台座、動定易聞也、惟門下以公輔之具、屈  
于一路、洽平立輾有效矣、星曷能一詞之設、獨趙

魏之間、累年不登、民無赤米而有司罕良、非昏則  
墨、殊厯門下之慮耳、畧陳愚心、惟照察不盡

答李雍野

通籍之始、獲覲玉顏、解携至今、姓名不至于主書  
者、積有年矣、而翰教遠墜、出意望之所、不至非獨  
翁丈年誼之隆、乃若有取于弟者、以翁丈之鴻猷  
神識、弟之散材、宜過而不顧、何乃彌久而不忘也  
茲豈特顧問之常乎、雖欲無感激、弗可得已、歲之  
不易所至而然、非惟翁丈所莅天之爲災、人欲救

之爲力幾何乃人復爲災民命奈何不蹶他處吾不知矣趙魏之間貪吏接踵上官毫不之知蓋上下相蒙久矣數累而至直至大夫求之耳目勢難可得當是時天卽日雨金亦歸吏囊民不得有也可不悲哉故爲今之計盡去人災然後可罪歲耳世道日頽士習民風極僞恐他處亦若趙魏乎因翁丈憫然念民之敝感德之深不敢以他人竿牘爲比輒吐其喟憑之愚

答呂渭陽

邑事就緒士民相安幸甚幸甚南中之人好興口事自昔而然以門下厚德一切本之真心行之以詳審出之以和平而又明白簡易令吾之心事如揭日月兒童婦女皆可共見彼雖欲妄鳴固弗得已鳳洲王公賢豪長者必不欺人然鄉邦之事端言之則必有不便于人者將並受謗規磨之說又問者之所不欲得也叩之宜密而邇之宜疏在門下自有定見也何如

答胡雅齋公

星自弱冠學于京師則業辱明公之知忘其卑賤  
磬折而下之釋褐之後隨牒將之汝南復承寵餞  
星之樸遯不知何緣得此于明公可勝感激一別  
之後竟無隻字起居惟魯之人生于椽樞草野無  
文如此非能若昔賢之無書政府也不者白屋之  
士而自它周公曾不知尊貴掩于道德豈人也哉  
茲者明公再入而秉國計而星方以先慈之憂筑  
巢廬居深惟罪戾不可爲人而明公篤念舊誼奠  
唁遠及星誠愧悚無地謹對使者北嚮叩謝仰惟  
垂照星無任悲慕跼踖之至

答李于田

久不得足下問以爲試士無暇耳詎知有年祖母  
之變耶梵疾之人素交之誼何堪承此足下至性  
又何以堪也雖然年祖母懷芬蹈烈名甄于熙朝  
而慶流于來裔春秋旣高乘化而往復何恨哉足  
下以星爲有文命之立傳夫星也非有文者也非  
獨不能文也平生意不在文今更意不在文也已  
矣何則文者但喜也長主于佞人求媚觀文人之



所讚述卽賢人塞朝野而英靈滿幽塗矣鬚眉旣  
具奈何如此星是以耻而不爲也矧自先慈之變  
遂成病夫萬念俱落飲水啜菽皆爲贅事何文之  
能爲雖然年祖母之節昭若日月可以讚述而無  
愧星生同時居同地知之旣審而不表于來世是  
星之罪也豈特與足下親交通家子之私感而已  
又安得以病懶不文爲解

與張還樸

不孝之神交于門下久矣所未接者形耳然繫心

左右時司動定凡門下口事之由及其主名一一  
知之高才見忌直道難容自古而然矣何足恠哉  
旣而得門下侍養疏則又深以爲慰小人之螫君  
子不過欲其憤惋熱中而傍觀爲快耳不知君子  
者神有所止不爲物移窮通險易皆有不可勝爲  
之事何暇他求而又何者爲樂境何者可熱中也  
夫是以小人之計窮豈惟小人卽造化之計亦窮  
矣夫是之謂豪傑非門下孰能與于此此不孝之  
所以形留而神注者也炆炆在疚他人不暇聞問

不能併忘門下謹遣一介奉候幸賜誨言

### 與王四槐

往者曾具少字托義州衛李經歷奉候無何而門下被誣未得達也遼東之事天下舉知之廟堂知之天地神明知之大都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肯爲今之人行萬不義殺萬不辜而得一官無不爭爲之而門下能爲所不爲此自足無愧彼棄天理賊善良以博片時之富貴貽無窮之惡聲是非明甚計門下思及于此必掀

髯長笑也鴟鳶之志不越腐鼠焉知豪傑之所爲哉兇疾之中遣使甚難適吳相士來云將之左右輒藉以爲晨風不孝愁病之態相士能道之也

### 答周元孚

少愚兄以兄五月廿四日書至渠旣行而薛丞所寄書帛亦至知兄念我非言所悉弟之憂苦難可忍言聊以重生之心發大忍心強顏禽食復齒于人今且竟禪矣膾中氣損言語無力鬚髮漸多白者卽貪人至此名利之心當亦日減而署中有循

例避去者以家君之命踐霜北上有期矣人生生死進退無一不難乃知昔人無入不得之云蓋亦較之愁苦無聊仰藥沉水者差有間耳自非病狂安能處傷心而不動耶弟幼處順境乍離慈母不知所爲兄數罹骨肉之變乃嫂復中捐何以自遣譚空說幻何足以解惟無可奈何之語鄙而甚真情不可禁一哭而絕耶則亦無恨一哭而不絕耶則一哭足以盡心矣何必再也至兄爲悼亡諸篇不知何以屬思置筆猶庶幾乎哀而不傷之意弟

遂情與都盡可憐也少愚落第南還不能過我自栢鄉使人索答書匆匆作此管登之答書遂不暇作當覓便再致耳孫文融動定曾聞之馬廬州如兄所云

### 答饒北宗

星至愚無所知獨能自知推鈍近質蓬脆近通其實非也以是古道時局皆無所合何足以用于世馳不朽之塗然一念顛愚之誠願交于世之賢豪長者世之賢豪長者亦往往信之癸未司倉天津

遇張洪陽太史問以所知名士至門下曰此大受  
之器星聞而心藏之猶記其時八月旣望也無何  
而星叨改銓司之造得望見芝宇爲快沉于冗劇  
未能詣前請益無何而門下有順德之命矣星其  
時不知門下之有意于星也今乃知門下之有意  
于星第以其濫于貴游而時懶慢自遂若世之多  
其腐鼠者此差可念然不能使世之賢豪長者忘  
其濫于貴游則積誠之未至而聲氣之不足以相  
召也重自愧矣往者先慈之變門下儼然弔之于

此見門下信天符而形迹有所不事畧于小禮而  
緩急不忘星雖不肖平生與人交正如此非敢以  
造膝咕囁爲親密也門下高名久次不日且入而  
司直天門矣道微人窮時事可畏所賴于門下者  
甚重星之不肖願門下納之同氣之中引其所不  
逮而撤其謬戾以不忝爲人所賴于門下者亦甚  
重惟門下念之

### 答許南台

僕世之大愚也獨自知甚審所自倚據無所擇與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他人無二疏節若大淺中若直觸事奮信若俠習  
流說而不醇若通譬之濫竿不可一一而聽也乃  
足下亶就其似未察其實而推許之過知足下非  
欺人者天津之會僕方病寒接足下數語輒散然  
固不在久僕知足下有用世大畧矣士不虛附名  
不虛立作吏者得一曉事人最難故所在涇雜臭  
穢不可忍視足下甫下車卽爲掃滌此自人情何  
得云卞急乎豈衮服入牛場中乃爲長厚也僕不  
自揣夙有遠志而才不足以副之又發言往往無  
當敢不拜足下之明規

答歐崙山

僕于文詞若其于酒對客撫景未嘗不食而意不  
存焉。今之詞盟足下實執牛耳何有于僕而尺書  
遠至引置同好之中此自無不可然非其業矣僕  
平生無恒好。不過旬日輒厭之。乃足下之好詞賦  
愈久愈篤此蓋天性有獨覺其雋永者宜其精眇  
絕人也。足下何遽求歸必有卓見僕不敢置喙然  
僕與足下當何時一傾蓋語乎佳刻詩扇俱至附

謝

答張助甫

數日之內兩得足下與乾甫書見甫復至與僕據  
壚雄飲若朗陵時情緣羃繫千里非遙乃知棠棣  
之詩未之思也僕之踈慵嗣宗退舍而山公謬聽  
俾塵清舉思所耆力自効免于友朋之畏惟足下  
時督慕我無令扞隊爲同袍之羞楚氛乍熿白日  
載杲四裔流人稍稍復次其遠者尚未至僕何人  
斯而謂收之晚耶

答熙亭老師

賊臣燎天之勢一旦爲二豎所殺五內俱腐化爲  
黑水諸子實有陰恨淫酒不哭木蹶將及于宗老  
師起自胥靡爲大光祿而星以得師雖材術錄錄  
能以苛節自固亦爲主爵所知拔置高選謂天無  
知則吾不敢信乃老師方舟巫峽竟以觸石喪厥  
壤子而往者賊臣之棺度寶應湖颶風搖山魚龍  
播揚千艘俱沉積屍成梁而彼人之舟獨得無恙  
諸猶俱在無一死者謂天有知則吾又不敢信總

之天實夢夢無與人事君子盡其在我亦何與天  
事哉太夫人旣以忉怛不欲北上自宜扶歸里中  
不敢勸駕往者老師在戊星貽書以爲不宜念家  
今亦宜忘死子甌已破矣顧之何益此非無情乃  
有情之極也虛已游世以期大受星不敏敢不勉  
旃以副厚望形遠神邇臨風如見餘生尚富瞻覲  
有期

答陳光宇侍御左

星巖栖時聞有譚台臺洛川之政者視邑允若厥

家利靡伏而不興害靡纖而不滌所勞畫皆百世  
之計星甚怡懌歎服卽台臺所以宰天下可見于  
斯矣以修能貫之赤心其造福于生民所謂運之  
掌上者也漕輓係國計民生甚重得台臺繡斧臨  
之所裨益豈微哉枉翰教以獲見情愫爲幸敬此  
奉復

答周衛陽巡撫

河南爲國家重地天數降災民生墊隘誠如來諭  
夫惟重地也者民生墊隘也者廟堂乃以門下撫

之而門下憫然深念求所以造福于民者問及鄙人星鄙人星何足以副至意禹稷視民饑溺由已非徒以責任之所在也彼其視民之疾苦真有惻然于心者若徒以爲吾責則然則必有不盡其心者矣非門下大仁人其孰能望焉

答周山泉巡撫

古所貴師友之益者非能改骨易腸化跼蹐爲由夷也惟是羞惡之心愚人亦有犖麋之耻以見子都夫旣慕賢豪之槩而入之往來稱交與矣一旦

而毀節捐行競于利欲卽不見顯絕能無愧乎由斯繹之苟能反已內視周孔皆如親炙顏閔何異同游而况並世聞聲者哉門下所云神交不必接席誠然哉第星之不肖乃數爲大君子所不鄙以引善端而杜邪徑不謂之夙緣天幸不可也星也卽欲自棄固不敢矣門下問俗入閩必能立致熙樂世運所至稱心實難惟自盡此心獨知無愧古聖賢當亦不過如此耳肅此爲復

答丁衡嶽



傾蓋非相知之始也相見之始也鄙人之于門下是矣夫是以坐甫定輒露肝鬲問所不知以非門下無從聞之也辱教可勝感激肅此附謝不日徵書且下矣翹俟晤言不盡

答毛文源侍御

中州天人爲青民窮事充誠如來諭天之青則數之值也人之青又助之何爲者哉則門下能豸之矣凡民之窮陽于攫金陰于穿窬皆青也攫金而獲則盜不敢問則清穿窬之名往往如公儀皆青也夫青也者災也妖也由前爲災由後爲妖以門下之公明臨之白日揚光靈場失威矣書曰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非門下孰望焉

答何中寰侍御

星幕左右之誼久矣乃者台臺繡斧之趙魏間星因以賓萌之誼得伏謁于門下仰見大度誠心居然仁人君子也則重爲趙魏之民慶幸承教知己受代及惠條約讀之至惡貪賊之吏誓不與共理所至延問父老民之疾苦令得盡言善哉乎約也

星不佞僭嘗謂今天下之敝也以當事者無知人  
安民之志也吏治以僞相蒙司舉刺者第監司之  
言是據耳若曰有疏上而不報可者乎何論虛實  
知人實難稍稍省見群吏上下其議論而物色之  
猶或熒焉以爲是褻威重何能立樹下與野老語  
乎蓋世之談惠文之職者皆以秋霜爲比此夫詞  
人所以謬譽摯諂者也不云代人主巡守乎古之  
人主省耕歛于田間至以九重親行之此古之民  
所以幸爲之民者也斯道也久微矣而台臺毅然  
行之詎非趙魏之幸哉星也妄有憂世之志而睹  
大君子力行古道不覺喋喋于長者之前臨筆不  
勝仰慕之至

答張仁軒

高鳳老伴來枉沐翰教悵然者久之鄙人爲台臺  
之累餘二年而未已也已丑之事台臺苦心縉紳  
舉知之祠部寧不知耶且叅祠部者鍾龍老也而  
必攻台臺何哉同鄉卽相爲不顧是非黃縣長山  
何如總之世人皆如此可爲一笑鄙人叨補署中

自惟黥淺病劣當此夷之初且台臺且有遐心鄙人何敢不自量而冒進乎業上書堂翁求避賢路惟台臺相見明其不欺而贊成之至望

與陸五臺太宰

趙州得奉尊顏承音旨甚慰偶聞玉體違和旋已平善暫息南宮不知果否竊念明台所至接引後進畢景坐譚所謂無緣之慈無遮之悲也第久坐勞形多言損氣無論其人未必領受固非慈身之理且明台春秋漸高尤不可也不肖之言欲量人之

之

答鄭崑岩

鄙人星聞明台之高誼鴻術久矣退逐靡常未能通姓名于主書屬者明台起家井陘星自以得在賓萌中結顏有日矣乃台車不果來大君子所至造如天之福固未易得也星之禱昧不謂明台過聽而取之猥被芳訊勗以推賢之美進以千秋之業星主臣星不足以當之乃明德深愛出于尋常

顧問之表星敢不耆力殫心以追臯瑁之譏咫尺  
真氣以北上期迫賓昏麇至不獲順下風請益幸  
附神交惟明台時有以督基之俾得奉以從事庶  
幾有寸補于本朝皆榮施也

答沈繼山

往者宵人成林如虎入邑飛噬良善乃實有尸之  
者佯癡謬重欲去則固留之既留則辱之使人展  
轉無策投足無所鄙人實竊痛之若曰彼夫矯矯  
昂昂者尚爾闔厄坐困何有于我是以喟馮瞽言

如飲中罵坐意在逃酒何足爲明公重哉是非既  
明議者乃以鄙人在恒庶中猶有人理至與明公  
後先家拜鄙人甚愧蓋三月而後就道念之熟矣  
一言受賞君子所羞今天下人以已量物不容人  
行一正事出一正言皆歸于爲富貴遂使古所稱  
段干會連皆無是子虛之倫可歎也哉然念國恩  
未報功名未立用之則行無害于職競弗羅之義  
以是不能老于枯草第今之君子亦有可羞者一  
言偶當遂持爲取大位之左券拱默待遷直登九

列彼吳中丞特拙宦者耳明公所欲鄙人加勉者  
意在茲乎鄙人無左券可持也然曷敢猥自菲薄  
所爲效干旄之忠于左右者亦不外此

與楊止菴

星不肖竊不自棄願執鞭于海內有道之士以爲  
師資消其頑鄙冀以不忝爲人則江以西尤多君  
子焉星稍得望見之矣惟門下與鄧太史劉孝廉  
諸公尚未果願承教知亦有取于不肖也愧甚幸  
甚門下抱孔孟之道而用之不行遺榮適志以爲

高潔此稱貞于汚俗者耳非洙泗之正法也區區  
之心已盡于覆疏數語惟門下強爲吾道蒼生一  
出卽不肖良覲有期臨風不勝馳慕

與顏與朴

門下練情雅槩海宇同欽力辭徵命誠足愧厲夸  
毗仙夫入塵市中天骨自存鴻羽不儀君子所惜  
惟門下念從凡之大無以箕穎爲至卽區區獲伏  
膺受益所深願焉

與周山泉

起忠齋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向辱不鄙倦倦誘之于道中心感激所愧愚劣之甚迄今不能寡過耳伏乞門下爲吾道蒼生蚤駕使不肖得朝夕奉教與少有所進不勝大願

與聶侍御

星不肖竊慕下風之行夙矣不謂明公亦過聽而取之也幸甚幸甚比來國勢甚危非復隱憂皇上深居不朝堂陛睽隔鄒南臯諸丈屢推不允未必由于上意殊可痛恨讀大疏深得根本之慮諸所升薦皆一時之雋不勝歎服敬謝不鄙

與張還樸

鄙人辱門下道誼之雅竿牘之疏數自可無論以蚤爲嫌似猶在形骸之內也方今內憂外患並時而作國勢危于累碁凡百有位絕無祇懼之意懷私相競恣意哇言良可歎息倭據朝鮮必將內曩乃石司馬征倭之言甫脫于口而姍笑群起以爲大愚今大疏又不下時事至此智者束手尚欲見太平之期耶鄙人無至謀奇計而輕出山不勝內愧幸門下有以振之懇懇

答周明宇

兄竟以口事歸殊可歎恨一官甚易擲大丈夫逢人目攝便可拂衣弟何忍苦兄也弟懶慢粗直用世處世俱非所長以親命再出當此厄會安能有補隨人蝗食又非所耳吾兄何以教之

與侯亮宇

日者足下入計未遂良覲私心馳切然相知固不在此人之性情自不可強僕平生亦甚簡懶遂就簡懶而求道居官責大指棄苛細一切人  
求

日損更覺得力足下似以不耐事爲苦似不必然也僕再入署中不敢不自努力以求無玷知己弟時事已壞人心益非恨菲薄不能匡救耳

答蔣直指

承教舉刺䟽誠爲極當卽安邑之悃悞而在所取裕州之虛飾而在所棄已出俗情之表矣門下職在觸邪至公至平誰與爲鄰彼有與援者奈之何哉

與邢子愿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一別遂逾十年白髮日多情味日減不知者以爲  
德進徒自悲耳兄神氣素強今如何耶曾得兄來  
禽館集讀之清美自其本色而愈益博洽矣此當  
必傳吾兄以高才早退悉用之于此宜其過人世  
言虞卿以窮愁著書不知窮愁必不能著書著書  
必不能窮愁人生飲酒一醉尚忘天地怫悅其思  
而斐媿其言何暇他慮弟簡懶多病杯酌且疏詞  
翰都廢真成俗骨張使君歸草草占授聊寄音塵  
不敢手勒無干鱗膽氣也

答蔡聞吾

星聞門下侷儻非常人也久矣西夏之變當事者  
特起門下山中言者尚以宿昔浮議齟齬之蓋人  
情之難論如此星也亦傍人唇吻不敢頌言辱教  
重自愧矣夫大丈夫忘七尺之軀以爲國家而不  
免于口語寧能不恨然爲國家不難忘七尺之軀  
也而何有于口語惟門下努力世人毀譽若哇耳  
故曰孰惡孰美成者居首不成者居尾此門下居  
首之時也



答趙虛白

遠辱惠存感謝感謝出山以來所見者往往若駟若寇若婦若孺若狼若魅人亦罕矣文岩丈甫至不能膠口立見投荒悠悠蒼天豈不恨哉想足下所扼腕也愁勞之極所委尚未成信奈何

答朱虞封

星不佞願求交于大君子久矣自顧薄劣不足以當之詎謂門下過聽引置神交之中星幸甚幸甚當今之人以受爵不讓爲常以讓爲贅至相詬病

乃門下之賢與南臯丈一也而避位升薦惟恐不獲表微示俗豈可望于時流哉星誠仰歎無已伏惟門下察慕義之愚心時賜督教

答楊鍾會

遠勤翰教有脉脉睽合之感星之鄙細尚爲左右者所記憶如此惟門下鴻術重德允崇朝美星之所祇服也向以自揣之明屏居野澤塵緣未斷復來京輦高枕之資當茲多事長恐臯珣蒙譏騫斯等害乃門下無所督甚至方之前良滋其顏汗無

亦濶別之久區區未能見察乎望之

答朱寄和

往者縉紳中目不涉李法夢不知九邊爭以邊才  
自負夤緣求薦往往立致通顯年來醜虜內曩邊  
才多鼠竄矣至寧夏之事而益無人應者乃以門  
下爲開府若天下無故恐未便及門下也乃門下  
遂能一戰擐旗大有斬獲計噶帝劉王不日授首  
矣門下謂軍丁之亂由于刻核安得此解人語而  
稱之今之論者皆曰紀綱壞矣夫握紀綱者人也

必刻核傷恩而下不敢動然後謂之紀綱乎是智  
伯鄭子陽至今存也在易師之彖曰行險而順毒  
天下而民從之毒之而從非容民之德何以致此  
則門下其人矣此社稷之衛同氣之榮也丹青鐘  
鼎之業在于此時惟門下努力

答張傅野

明台之篤賢好士則尤于鄙人見之鄙人生趙下  
邑樵會不文行能最陋明台獨折節而交結以朱  
顏戊子之冬惓惓欲其出山己丑之夏一病幾殆

數勞玉趾而存之人生有心誰能不懷當今值陽  
九之厄民生墊隘蠻夷內附安攘之任督撫爲急  
明台忠猷偉畧焜耀海宇八閩實有天幸鄙人將  
爲他山之石仰副虛問而未得其間非敢諾諾而  
已也鄙人以夙昔一顧之重再塵清序不知何以  
報國此明台所已效能無出緒餘督甚之乎翹首  
南雲不勝馳慕

答高雲從

足下所言正僕之意也僕嘗以仕進之道孟子盡

之矣同室之鬪纓冠救之原無分于長少官守言  
責不得自盡則去家貧親老則抱關擊柝而已未  
聞以交戟爲抱關鳴玉爲擊柝也位卑言高正言  
祿仕者耳官守言責蓋言人臣之職有此二者非  
分爲二也是時未有臺諫安得分別然後代亦原  
無分別但恐人不肯言故設不得言之官非言  
官之外便不得言也近年執政內有不足慮臺諫  
之言旣已慎取而嚴防之又恐出于所防之外故  
禁諸司之言乃臺諫亦慮人之言及已也故借官

守言責之說以爲口實不知省中之巡視臺中之  
巡按無亦侵人之官守乎若再加分別則吏科止  
宜言吏治浙江道不得更言他省之事矣僕觀近  
日一二有識者此處亦未明了南省陳君之言是  
也足下亦復以言爲非分耶留中不宜宣洩甚是  
救同室之鬪未聞以爲名也

答袁了凡

壬午曾一奉謁而未值自是聞足下名籍籍謗亦  
時有鄙人黷淺莫測其涖竊意足下意在濟物不  
嫌濡迹所謂老婆心切而世俗之情不能仰窺耳  
昨者覆疏不過傍人口吻爲調停之計承諭不勝  
愧悚冗次此復拜佳刻之惠併謝

與胡瑞之

弟迂疏膠固謬爲任怨事自宜擯斥向辱慰藉舍  
親李別駕復言老丈至爲弟上書當軸弟不肖何  
以得此于大君子也愧感無地惟益自砥礪以報  
知己耳

答馮元靖

今之令長古之小國諸侯無事而教養有事而戰守非異人任何謂迂也今倭船壓海朝鮮告急非無事矣繕城積粟誠爲要務仍宜糾集壯丁教之以射許忠節樂陵之功非足下孰望焉縉紳大夫平居皆以才自許一遇緩急罕有足賴者誠如足下所云僕因念謝安石出東山遂奏淝水之捷由今言之便是許大事使人歎恨

答李克菴

鄙人行能最陋獨以奉教于父師是非之心不敢自昧向者狂瞽冒言所稱引門下則其心之所最不平者也事有益于國家卽所當爲人有合于道義卽所當與本無可避之嫌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成益齋

承教知撫時感事歸志已決遂與大司馬計不敢以俗套相強也鄙人嘗言時事大壞得爲可以盡心不必有益得脫可以灰心頗近知幾想門下長嘯而出薊門可爲一快握手未期能無悵惘

答蕭念渠

星不肖以所聞今之在位者斌斌有其文武足以  
弘濟時艱者無過門下乃門下亦安所聞以星爲  
人而納之神交乎遠惠書教至以長孺季梁爲比  
星愧甚今國事多垢閭閻蕭條西虜東倭一時內  
訌朔方之盜日中無本朝如其有長孺季梁也者  
當不至是而區區一小子堪之乎全盛之朝一旦  
至是不知烏之所止星之望于門下者非微也幸  
辱不鄙願示以至計與夫能定禍變者星雖位在  
末班亦欲與當軸共圖之也不敢自它輒布腹心

不盡

答傅商盤

曩者次小兒生辱足下雅念缺然久不報茲復遠  
沐損書具見道義之情無已每念足下英妙寡二  
而德讓自將此夫天奉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  
而公輔之罕良亦由之白首章句非仕非學于世  
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深垂頭塞耳作婦女之檢押  
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爲職業朝種夕獲不  
暇研思極覽屑湊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

者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拜惠之侈非足下所宜敬謝不恭恕恕

答成益齋

四郊多壘國步艱難非賢人養病之日第人情險惡議論涇雜卽孔孟亦當束手志在効忠而勢不得遂有去而已鄙人之于門下未嘗不仰而吁歎也鴻冥有日龍合難期臨書耿耿

答丁右武

張鞏昌所寄翰况至缺然久不報足下違具爾之

戚更被口事至云謀調聖賢飲冰啜菽皆不得已豈可告之世人足爲軒渠今之時也足下之才也懷靈樞之訣暗結脉而逃旃仁乎哉鮑子通夷吾于齊不聞教之遐邇足下便可之官毋復先豫

答甘紫亭

舊吳江之政鄙人亦聞之門下所論則國言也但彼方以贊畫見用而遠處之則陰快脫于虎窟而以當俎者爲不愛才故復待其事定耳不知有當于高明否

答葉龍潭

當今賢人君子濟濟在列然求其質兼文武足拯時艱者良亦甚乏若門下則誠其人矣鄙人聞高名之日久屬西夏之變門下毅然請行鄙人固知大醜之立獲也今捷音果至矣快哉門下之有功于國家有造于生民大矣昨門下力救魏公此千古之高誼而逃聽之士所以歸心也今雖未能得然能救魏公者必在門下鄙人曾識魏公誠賢人君子也輒因枉訊及之實大左右之義不盡

答朱鑑塘

星行能最陋獨好德慕義之心未至盡泯平居聞海內君子之真者無過門下曩遂不揣自詣于前幸辱省見接談有合未幾各還初服茲復隨門下同出山中乃不獲一睹大賢以祛鄙悛怒焉若飢承教知亦未忘于斗筲區區何足以當之倭奴入犯聲勢甚惡得門下自可無慮語曰天事恒象人事亦然夷狄而犯中國倒也是乎非非乎是功乎罪罪乎功君子乎小人乎君子皆倒也。內治



多倒而夷狄隨之。門下以天下爲已任行典五常九德知門下之所慮者尤在乎根本之地。星不肖僭濫非據欲蘓援黑白而力不能日惟仰屋幸門下有以策之臨風不勝馳慕。

答蔡聞吾

門下躍馬西征克獲大醜凡在行間者皆交口爭功若群兒之于搏黍也。乃門下遂躍馬東歸計無返顧豈不超然塵壒之表哉。僕嘗歎古稱燕趙多奇士今何寥寥也。則門下足當之矣。遠沐大惠不宜自它第僕食祿于朝門下歸里不能助酒錢而復重之損乎。惟門下亮之不盡。

答彭念吾

承賜問不敢以未覲有隱第四品以上者入仕已久公論自明當今士風漸失厚道不患搜抉之有遺而患伺察之太過。今惟處其得罪公論者不必深求間有一二人未被彈射然國言嘖嘖昨聶惕吾丈來悉知之矣。可以無俟鄙人之言也。

答陳心毅太宰

風紀重計典又重自宜得明公乃星猶悵然于明  
公之行去其楚而可固大不易星不肖辱命之交  
微不足以承夫當塗鼓翼將譏平治海內若清身  
平氣謂之老成位日益高而名亦不卑史家載之  
矣則古聖賢之勞何耶故少年末位患峭激而躁  
擾老成上爵患拱默而逍遙國恩重吾人之身又  
重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也惟明公思太上之道無  
與時俗之君子同不揆狂言伏楮悚息

答郭希宇

星也髮日宣矣學無所成惟大君子不鄙夷而左  
右之用以自慶而益其組修之志則門下之榮施  
也三楚之人實爲天所閔得門下與李公相繼撫  
之斯瘼有命承教以紀綱倒置體統陵夷豈以秦  
開府被劾于屬吏耶往李公亦每云云弟不然之  
夫人之品多矣可以爲人未必可以爲人上而况  
不可爲人者乎必其污穢縱肆而下不敢動然後  
爲紀綱體統則是智伯必不亡鄭子陽必不滅也  
此理之所不可幾也故正人爲人上綱紀不期正

而自正矣一有忿疾之心而欲以法持之亂之道也恃愛狂言不知高明謂何

答張傅野

門下以姁節修能新進好事之徒按其邑里利其易誣肆行彈射有識者共知其非而赤舌燒城吐水難滅徒滋譁鉅耳星心藏知己之感莫伸北郭之誼愧可言哉惟大雅高明必能見亮使還肅此附復臨風悵惘

答劉健菴

往自孔源丈得四月二日書具悉惓惓憂時之意今西事幸平倭奴勢亦漸挫天若佑我國家者乃東宮久不得立邇元臣失畫舉朝爭之不能拔危機潛伏憂在蕭牆不知當作何狀門下忠孝性植廬居中所得益深必有至謀奇計可以奠安社稷者從古已久未宜息偃清林違朝野之望前書未答正欲及今勸駕伏惟蚤發臨風無任馳仰

與劉孔源

吾輩落羽分飛辱門下惓惓之意銜感可知也朱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清冷來具道汝南饑亂之狀昔所未聞賴門下恩  
威交暢以獲安堵真不朽之偉業也鄙人不勝欣  
慰復云以同鄉之言不無鬱鬱鄙人以爲不必然  
也天生人而使之舌能言手能書亦何所不得說  
孔子之聖至可呼爲狗况餘人乎此可付之一笑

東宮人下野

今西事幸平對效藝亦滿對天許亦亦同家昔以  
出自其然支野四月二日書具悉對對憂却之意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鄙上趙南星夢白 著

玉峯顧錫疇九疇 閱

雲陽姜大受抱宏 校

尺牘

答傅湯銘太史

日者辱足下枉道餘八百里而顧之棧樞之中非  
獨感足下存舊之厚因得以聆瓏璽之音知別後  
勝進甚多重以爲慰僕今年四十有五矣無論于

聖賢之域無所窺卽變化氣質有志未能值茲初  
度徒深愧赧乃足下良書獎飾又勤大惠其何德  
以堪之使還肅此布謝

答高鳳翥兵部

曩者聞翁丈奄離大恤隨諸君子一致漬酒之忱  
其時不暇抒腹心也星德術俱下睹時事之不易  
故有藏拙之意而智慙見幾爲主爵者所愚舍林  
泉之適投夸毗之藪不量其蓬脆而欲驅虎狼鞭  
魑魅竟遭反噬倉皇遁歸使松蘿釀嘲雲石驚喜

夫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三折肱而爲良醫星之有  
今日未必非福也人生從道義中得意精銷時往  
卽成茫昧况夫决性命而快恩仇當其得意之日  
良心忽萌泚然汗下夢寐之間鬼或唾之而徒矯  
首抗顏佯爲得意吾必謂之失意矣此語獨可爲  
翁丈道也

答謝鉅鹿

名維屏

山中以蝶觴爲業辱惠刁酒感逾百朋刁酒近有  
贗者所賜甚真此其家號洛陽者也痛飲狂歌以

報明德咫尺安得共之耶

答陳穉登太學

鄙人向以尊大夫獎飾之過辱承甫收之友籍神  
交十數年日望其來游燕趙間一睹面貌爲快然  
山川悠阻以爲萬一來耳乃竟來住我東郭菜園  
中酣暢十數日豈偶也哉可不謂綦奇乎一握手  
卽談汝南事不勝今昔之感則又幸有元方也王  
先生尚能酒第不肯多飲人之情興固隨年減損  
鄙人亦非復汝南時矣顧叔時亦返初服足下客  
中送之懷抱可知承甫與盡不肯住鄙人病目不  
能作書念不可無足下書匆匆占授未申之意及  
玄子恒叔等者尚容顓送見時爲道之

答李雍野督學

弟辱台臺腹心之雅去國時勞玉趾出餞逐臣增  
氣第以罪廢遠迹不敢以隻字馳謝家君來自都  
門云台臺見枉比懷刺伏謁則尊駕行縣矣迄用  
跼蹐乃翰况復至益令悚感無地耳家君塵緣未  
斷垂老折腰近日乃始懊悔秋風毀暑卽竭來山

中矣弟此願旣遂便成通仙世事非所知也

與梁鳴泉太宰

聞明公復有令愛之變一年之內骨肉屢傷天之  
不福善人每每如此在明公親當之自難爲情卽  
譚空說幻未足以解也獨無可奈何之語鄙而甚  
真知其如此而發大忍庶乎免于造物之揶揄耳  
舊札一首頗悉此義蓋其人有司馬牛之憂而不  
孝寬之者極淺末不足奉教第辱知愛聊爲明公  
一開顏耳

答李夢池開府

星所賢于今之薦紳士大夫則門下其弁冕也乃  
門下亦過信而以爲臭味先之書問又檄有司致  
禮于其間星誠不敢猥自薄從李霖寰丈有所請  
于左右輒倏然相信星幸甚幸甚無何而畿輔得  
大賢爲開府星也一旦在子民之中濡仁染義以  
道然徜徉于雲煙林薄間豈不夷哉山渚之分不  
敢先通姓名枉沐歲事先是萬光祿來已道惓惓  
矣仰戴高雅曷可勝言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答高劍山

曩辱見枉邂逅適願酣暢畢景足爲生平之快第  
以抱罪初歸遠迹自廢旣不能躬叩台階又不能  
走一价送敬左右殆非人理迄用跼蹐茲者曹嗣  
山年兄來遠將翰教重以損惠之侈悚感益不可  
言恭諭榮聽方籍異陟非久足爲梓里生色星轍  
落無用隱身杯酌此鸞鳩之控于地時也無能副  
翁台之厚望矣匆匆肅此附謝語不宣心臨賤馳  
慕

答汪練溪

常誠所所寄翰况至矣山中乏便羽未能緘書致  
謝而使者遠來知前此屢辱芳訊皆未得達則益  
感足下之念我深也足下篤古尚行超于風氣習  
俗之表僕每以得交爲幸石首得足下士民之福  
也兢兢名教毀譽用舍付之度外足下所云至矣  
僕無可副清問者僕平生所學惟在充惻隱之心  
此心不從外得四肢百骸合而爲一身尊卑長幼  
合而爲一家積而爲國又積而爲天下皆天地一



氣所生成本爲一體故禹稷急于救民誠與自救無別耳今之士大夫視斯民漠然不相關者甚衆願足下以天下爲已任自石首始僕伏俟嘉譽而已臨筆不勝惓惓

答黃僉憲

名廷寶

向者邂逅敝郡得承教言平生所見人議論之合鮮有若門下者至乃芳猷亮節則聞之久矣星德旣不能素孚誠復不能諭意而驟爲任怨之事自入手時固知世之不容也獨以國恩難負良心難

滅無可奈何耳奚足當門下之獎藉也士君子居官處家皆有不可勝爲之事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施于有政是亦爲政星敢不薄努力以不羞同志遠辱大教感激殊深兼拜德惠何敢自它敬此附謝不盡

又

內察之典六年一舉君子疾邪小人報怨皆于此時以言者之意就當俎者之意如詩之斷章各取所求無所不有蓋所指摘之人甚衆而刻意好修

違俗執法者尤所必攻無論清議難容奈天譴何  
鄙人非能爲善也但畏天道而愛子孫耳承諭云  
云者似有之今乃知其所自也再辱見教諸稿足  
仞不鄙謹謝

答段二室

名猷顯

僕趙之朴鄙人也于術道無所有向以隨牒名邦  
邂逅高賢不謂輒見過愛而謬推之僕不敢當聚  
首長安得聆音指知門下之于爲善決定不易天  
下恒不乏才惟爲善者少故亂日多夫善以仁爲

本仁也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命也在位而不仁民  
命蹶矣非高賢孰望焉感雅意無已僕不敢自它  
僕于用世已矣念我同胞憔悴傷心每爲二三知  
已言之非今日也然外此無以爲言

答謝待東

昨睹邸報微書不及門下僕罪廢人也不敢爲憤  
世語人之知我不若我之自知立身當官誠違古  
賢之軌失士民之心而枉車詭遇都華廡列達屨  
是敦洽之顯于陳也若乃懷霜雪之志揭日月而

行不能脂韋逢合則居卑投閒固其所也故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知審也以足下之達觀諒無芥蒂于中且來論華貫要津得之未必爲福可謂照幾之神識矣僕之言則餘食也哉夫亦聊抒悃欵耳安肅已內轉足下亦可束裝矣握手未期良食自愛

答李漸老

星不佞謬爲台臺所知一切狂言愚計往往有當于左右者癸巳之役實以台臺之知倏然出山而

佐下風竟以素望不孚得罪清朝累台臺知人之明群然以爲匪比無何台臺亦歸矣東岡之園枉沐達屨蓋台臺之于不肖惓惓如此二載林栖心迹俱淡視馬蹄間事忽如昔夢獨知己之感未能都忘耳世運推斥聖哲所不能謀人生適志造物所不能困卽星之顛顛者頗有以自樂矧台臺勩已竭于本朝明德已亨于天下一龍一蛇安所不可蒲輪之祝豈足爲台臺道哉

與劉健菴

門下忤時而歸賢郎秋試復不售君子之通塞良有運數非偶而已也知其固然直可付之一笑耳聞門下頗爲時傑所倚撫鄙人同之此尤涉世之常無足恠者貽哲行畧布候私近况渠能悉之也

答馬元靖

僕嘗以鳥飛准繩之說進于左右而自爲之有未盡合者竟負明時貽諸賢之累何敢怨天尤人所幸家君天性高明稍能自寬祖母八十有二僕爲長孫含飴之愛最深喜僕歸家不知有升沉事也

娛親之暇讀書窮理真無所憾惟是狗馬之年日往道德勲業毫未有得辱足下以賤辰爲念適重之愧耳使還肅此奉謝

答王柱山

星仄陋之人受性頓劣髮日以宣而道不加進門下命世大賢星所願執鞭而不得者乃不鄙而樞接之豈非過聽仰山諸君哉夫諸君所謂與茶守辭盧首者也星自知不審入山不深謬當大任竟負明時遠承慰藉油然道誼骨肉之愛怡圖史而

願天真敢不拜誨宥之損惠足爲山酒之資敢不拜貺

答朱寄和

星迂踈木強原非用世之人自知不審冒焉輕進竟致放逐平生以曾連差解事今愧之遠矣何玄悟之有亦何品之有第還者初服返者舊鄉讀者我書飲者山酒棄倘來而得固有樂亦在其中矣台臺勲名懋著廟堂正切倚毗恐求歸之願未便得果異日遂赤松之游則弟請從之辱况太侈匪

他人之貽敢不拜嘉

答李夢池

星聞門下古君子也久矣自愧庸菲不足以求交于左右而聞門下亦以星爲人非所敢望辱翰教不勝慶幸星少而慕俠邇來稍慕聖賢之學太易數學也吉凶悔吝皆有以致之是天人參焉者也故孔子不敢怨尤而况其下焉者乎星誠不足以諭意術不足以周時得罪宜矣第得以違署免于負乘之羞杜門修省變化氣質以求不負門下神

交之雅顯晦固無二道也惟門下教之亦不敢以顯晦自它

答王鞏

聞之文岩丈言老丈玉體微恙尚稽奉候乃承慰薦及之感激感激星旣無匡時之具又無趨時之巧而冒焉出山肩非其任信心孤往竟取顛躓非天非人何所怨尤耽富貴則以位爲榮效職業則以位爲苦才短而履要其苦更甚星未能遺榮亦幸免于苦矣抵家月餘多酒食之困無可爲老丈

道者聞北上之期猶遠暑中不敢輒勞枉駕謹謝  
惓惓諸俟面布

答王懋欽

弟昔未當事淺中狹量業已爲人所窺一旦出而謬司黜陟人情危懼之甚而又信心抗行不恤衆怒誠意未孚客氣尚在得罪宜矣兄之所云皆當事情其中尚猶有說未易縷悉然弟已塞兌不譚矣獨成所兄之事甚不自得揭帖頗亦聞之或以爲有借名者弟以皆宜有之不復問也客歲補官

弟原不欲往而當道者云欲以司計自念糜祿有  
年值難事而避之倘不能終身隱則爲天下觀笑  
是以強起報國不知事之難一至此也總之弟淺  
激迂踈必非用世之人今乃自知審矣道之真以  
爲身非弟所及早眠晏起卽生天之福也題名碑  
容竭其不敏

答葉龍潭

明台仗劍西征克獲大醜朝家倚毗甚重乃遂慕  
赤松之游意則遠矣然固知其不得也朔方初定

遺黎之目未乾正須明台覆露惟明台用孔墨之  
心以幸蒼生

答溫一齋

星向于朝一睹台顏耳然仰止之意甚深也頃者  
特起掌銓屬當大計以正人操柄又陳公爲御史  
大夫錢考功之賢佐下風其並美丁亥無疑矣非  
敢諛也使還肅此奉復不敢贅

答王恒叔

山居時不知門下之未至河南也尺書丹往想已

浮沉汴水矣遠勤翰札兼惠瑤編恍見偉人弟簡  
懶多病易于倦游平生不能說人爲官然聖王設  
官思得賢者得賢之謂得人本非人也而乘軒服  
冕是之謂妖妖物滿朝國有不凶者乎是以賢者  
不可不在朝也想太翁之意亦必不欲門下懷寶  
深藏惟門下強起以爲吾道蒼生第風塵契濶門  
下之才百倍于第夷與清林白石間萬不能耳也  
惟命舍人儼裝勿復遲疑

答劉直州

承教捨靜逐喧以爲抑性性固有不同喧靜亦難  
強齊然天不能夜而不晝人心一有夢想便涉于  
喧夢想未斷閉門兀坐不可謂靜司馬子微有言  
處喧不亂但不可故來就喧耳僕見今之講學者  
至宋人卽物窮理之說判以爲非欲一切求之于  
心嗟乎我物也道旣有名亦物也而欲舍物以言  
道謬矣總之只是胸中有障是以知其一不知其  
二故良知者陽明之障也况其區區者乎無障則  
覺而實無所覺一切分別想無處安立我與衆生



本自平等亦不勞一念與之平等身心本自饒益亦不勞求其饒益此近戲論故是非戲論法不知足下以爲何如寧夏蕩平想足下已見報矣

答呂宗望

向承垂顧云以旣望榮發不意以三日前卽小价莫能一叩階下罪歎可言鄙野之人俛俛入城市言動觸忤群然擊之乃始倉皇逃遁夢亦膽落而愛之者更以入城爲祝幾于詛矣

答劉孔源

老長官躬戴翼之才而以直道誠心行之弟所敬服矧于同舍中辱愛最厚年例事選君倉卒間輒與十洲丈言之四司遂無不知者旋即悔之業無及矣弟信心孤往凡事未嘗謀之選君卽選司之事可知也大抵當今處世甚難別有機軸來諭見之甚真矣更何言哉鄙意惟當付之夢幻而盡其在我庶幾所學日進而心體浩然無涯也弟邇來頗覺挫抑困苦莫非至教敢以質之大雅

答王鍾鼎

南北各天數枉記存何殷殷也足下高才雄文少  
流美譽筮仕之始得刁悍之邑榮問蜚暢足繼東  
阿之績豈不丕哉日月邁邁忽遂三年足下不慮  
不遵通也有名之士官高年長往往變其初指其  
爲吾輩之戒厚矣僕徒守硜硜之節而涵養功踈  
客氣未化竟負清時昔孔子不敢尤人非徒置之  
不較蓋道甚難盡愈自反則愈有益是以能上達  
也僕放逐以來頗能精進此可爲知己道耳

答陳南濱

椎魯之人闖于時局入山不深竟致放逐甚愧獎  
藉惟是林泉之適放逐與自歸等也汝南書至極  
道老丈扼腕之意此于弟不啻足矣人生何必三  
公文岩得差還里與弟先後至日相與岸幘披襟  
細酌園池之上荷香撲人松風破暑頗亦不惡也

答馬擴菴

向讀大疏直陳理亂安危之數非他人爭一事論  
一人者比私竊歎羨世有深慮知化若此者乎旣  
而聞門下家居粹茹不厭色澤甚洽則益知門下

有道之士也願得伏膺請教久矣而愧人微不足以交于下執事不謂門下亦有取于星也星旣錄錄無分可稱而又謬當大計事身爲怨府卽所黜不無一二之當而德不足以服之竟以取敗固其宜矣然由此反躬自修庶幾稍有所得以無貽知已誤聽之悔孟子曰吾何爲不豫哉願門下時有以督教之北上從陸行則敝邑在栢鄉趙郡之間請下榻以俟然未敢期也

答劉直指

得三月書尚未知僕之違署也足下政成比及榮聽方籍當世君子如鄒爾瞻諸君皆言足下之賢僕向者慮足下樂淡靜而惡喧卑嗜文雅而厭簿領未爲知足下也來書謂卽心卽聖大都盡餅語誠然僕往者用力于操持防檢不勝勞苦乍聞此語如出籠之雀竟亦未能有得總之言下大悟遂能勤修卽非盡餅語孔子所謂一言興邦者也知而不行徒爲戲論此陽明之門多無賴也難言哉足下所謂直是開口不得非獨開口難聽言亦難

惟不言而行爲可耳願與足下努力而已

答張生楨

承諭以久不得志有鬱鬱之意恐不可爾吾人須是自信可爲聖賢無論卿相然後神氣長王光采長新杜子美詩云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夫拾橡栗者子美也此狙公此山谷皆有光輝子美故不爲苦卿相須此輩作直是有時見得如此胸襟多少磊落學問亦自勝進也

答胡思柏

曩者並游都門幸聆玉聲仰見門下方格真淳居然君子私心悅服承教以墮落爲慮益信門下之好修也夫進止在我我不墮落誰能使之辱惓惓之雅肅此奉謝冗次不備

答楊錦溪

僕向舍山林而就塵俗謬領計事以親交如足下毀言讒讒不能力拄結負何如數欲以少字自白削方輒罷辱諭知能見亮喜赧同顏僕之苦恨筆舌難盡惟腐鼠已擲芳蘭可佩差足樂耳足下雅

達周時無有遐心以重僕之不德也臨風悵惘

### 答馬明河

間濶日深時聞淑問琅琅足用爲慰竿牘之疏數  
形迹之末耳僕平生惟曾不諳時局信心孤往竟  
取顛躓遠承慰薦若以非其罪也者自足下之厚  
也僕以此逭素餐之譏益懋進修以求無愧知己  
未爲不幸也

### 答楊道行

星聞足下賢豪人也及知足下之以星爲人久矣

日者同游京輦之下星沉于簿領未能伏膺請益  
無何而足下以休沐歸然中心固嚮往之詆訾之  
者以爲私好遂同罷官此亦非偶而已也乃足下  
以累星爲負夫點辱身名而後謂之累今以星之  
不肖因足下得保持善類之名亦厚幸矣區區一  
官何足道哉至足下所以不免之故則來書盡之  
矣星愚人也向者每以天下人之心不甚相遠自  
管大計乃知不啻遠耳平居未嘗不言是非賢不  
肖其所愛憎則大反易中傷善類天道所忌而彼

惟快目前若以無天乎云卽號爲賢者往往如此且條上計事者皆曰禁私揭固也心苟有私其所欲庇謂之私揭其所欲壞謂之訪單傳之人人謂之公論形之奏牘謂之拾遺則是四者猶之弘廓撫龐名異而實一也然挾國家之大權以行之含冤者無可籲愬有腐心驚骨而已此不自量之患也夫仕宦者必爲人所喜而後可致尊通其次亦必爲人所容而後可免擯斥若不能自昧是非之心過信儒書必欲行其所見以求不愧屋漏則皆

一隅之說必大戾于羣情此擯斥之法也身親行之明知不免而又不早自引退至煩司直之白簡則亦愚矣此星與足下之所同蔽也仕宦旣不得行其志又不能莎隨于時而徒抱憤懣不平之氣不若擯斥而歸此一冒于垂堂而永存乎長生者也豈不休哉由斯以談足下累星耶否耶吾輩林游川觀其樂只且皆諸公之賜也星中心快之足下以爲戲論否詩不云乎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星見來書有不平之意以爲不必然也而復自多不

走思齋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平之詞忽成一笑然自此竿牘往來忽復言時事  
矣

答江念所

一別十年老丈旣鴻冥鳳舉鄙人亦忽往忽來聞  
問曠絕山中猥承翰教喜慰可知恭惟直聲亮節  
焜耀海宇而久滯空谷鄙人每爲竊歎然自以乖  
穢見擯于時躬之不閔何能爲役當塗者顧畏公  
論捐棄宿嫌起門下于丹穴之中自盛德事來書  
若盤桓不進者想大賢出處必求至當鄙人不敢  
作套語勸駕恐廟堂必相敦趣也

答李克菴

鄙人乖穢守稿簡之言執一隅之說拘若䟽屬而  
苦不知量欲以耆力朝家塞漏舟而凌陽侯之波  
未有不臭厥載者辱弘獎逾溢自見門下之大耳  
王良蒙誚于友人終身汗顏鄙人以之尚敢復有  
他覲伏惟大賢當軸所設施規恢必純乎德性而  
不同于流俗國是必定太平有日矣顧瞻天上未  
敢云思伏惟珍重

起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三  
答蔡拱朋

已丑之別忽遂五年其歲冬星復載病歸里山居甚適營道志淺再入署中顧亦本無固志而久在草澤愈益惟曾堅守一隅之見昧于棣華之旨竟負清時倉皇就廢爲薜荔所嘲此嵇康之達識王良之改過所以度越千古也遠辱弘獎適重之愧耳伏惟台臺器業瑰琦而行之德讓真足戴翼其世應龍之神泥蟠而天飛卽暫咏北門安得下同小隱違濟物之性乎倘取道邯鄲鑿坏之果非所

好  
施于大雅感激高誼畧布腹心薄有所將以明承

答歐陽宜諸

張高郵來具言足下直已守道邑中甚清殊用爲慰僕迂固淺激偶當計事自分必罷非罷而後知之娛親之暇讀書飲酒頗能自樂非惟人不能奪實感相成之德矣足下之言自是解人巧宦非吾輩所能惟是一念戰兢不容少懈從事聖學勿以氣節自小則僕之所孜孜也



答沈日峯

鄙人山草之質見偏意固識所未及必不能行心所未安必不可強以此當事其及時宜而拂輿情者必不少矣此必敗之術也鄙人親行之竟負清時爲賢豪長者之累其失在輕出山更何言哉然以門下不吐棄之意者其得罪于名教未甚乎省過修身以來不愧知己亦所以報國恩也

答譚岳南

魏大來得六月八日書又宥之佳幣知念弟甚深弟素無涵養謬爲任怨事擯斥甚宜已往有無限未盡處不敢尤人將來有無限當盡處不暇尤人此道無分朝野兄望我出山非所敢聞向蒙許抄本朝實錄一帙見寄如何

與王弘陽

業師張嵩巖南還曾附短札想徹清覽矣昨晤舊臺長言所聞門下撫浙之政甚善盖有本之學固自不同如此近日鄙人以高行之疏致被詬罵想門下從邸報知之矣反求諸已莫非教也郭少

參之任之便肅此附候少參與生同郡恬雅有識  
省中之賢者以論經畧外補幸門下引重之

與朱和陽

老丈功成身退從赤松子游弟功不成身退爲邯  
鄲酒徒愉快一也歲暮多冗以相望之局不能登  
堂醢腸心焉依依謹走一介送誠將之不煥貴在  
歸德春風墮地林泉日佳布襪青鞵會當相訪于  
烟霞間也

答顧冲菴

星不肖竊不自量欲致身于豪傑之間故于世之  
賢豪皆骨肉視之往與貞父恒叔共事汝南時時  
命酒酣暢而貞父譚及當世之士必曰益卿承父  
星與恒叔信貞父不以萬人易也是以明公在漁  
陽星卽通不肖之姓名入都門卽叩門伏謁簡懶  
之人未嘗以此施之他貴人也至所覆臺中䟽則  
以今之攻人者不勝不止星恐國家失長城之用  
患罔攸豸故佯與之以勝而詭示之以必不可勝  
乃始嘆然雖然非恃明公骨肉之誼則亦何敢如

此以明公之見高一世獨觀昭曠固知其不我疑也乃明公復慮不肖有缺望之疑耶當今邊事可虞此聖人頭如蓬葆之秋明公又將渡遼征倭尚復緘書千里之外藏事論心非道義骨肉詎至此哉星業已爲邯鄲酒徒無可以酬知己者惟日與諸酒人頌說高義伏俟丹青之烈耳密雲王觀察者星之石交忠赤清方沉毅警徹可肩鴻鉅幸明公薦拔之其所建監必有足稱對使占復語不克宣惟有悵慕

答魏見泉

園居閨寂不聞丈之所以撫晉者然丈正而不迂必有益于地方無疑立異自不可心之所不能同何可自欺以不自欺爲主則無同異矣何如鄭君素爲懽友一旦張弧想以高大行爲弟門生疑有指授此自人情之常無論其他安邑四年知縣歸止三扛而曰貪官以小兒之外父而曰駕言于親不有鄭楊誰爲笑柄霖寰上相國書想已見之南濱兩相會言晰川不理于口因而彈之弟意此君

恐是性氣所招尚在可已也

答何少坡封君

往者待罪汝南辱我翁忘分下交杯酒暢叙落日  
沉月星亦忘其卑微發舒太甚別遂十四年此情  
自不可忘承教知同之也聞翁康健如昔與會甚  
饒所接引後進不乏才士然酒人難得知翁時復  
念趙生耳。

答劉晉川中丞

自聞明台入乘朝車引綱維任大節則私竊爲世  
道慶幸然以山渚之分不敢通姓名抒情愫于左  
右乃辱垂問弘獎逾溢若非惟以其賓萌也者星  
主臣星愚陋人也慕古詘于蓬脆趨時苦于瓠堅  
所謂童牛魚馬也耳而自知不審屑屑出山率草  
野之性據枯竹之談而用之當官譬如夜行不前  
其手自必踣之術也何足道哉明農學圃耳爲小  
人矣不敢復言時事無可以副虛懷者無已則仍  
以枯竹之談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陽消則陰長也  
爲國者用君子以扶陽君子練陽氣以勝陰則三

光永明天宗降福野人亦遂其嬉游矣是在明台  
哉

答馮元靖

時事真可虞山林之人惟以酒自放耳所云者不  
意遂如此大抵天下將治非有極力以挽之不治  
天下將亂非有極力以壞之不亂此皆天也人爲  
之役耳承諭三原事便中當與文老言之文老爲  
人所側目想亦計日圖歸矣足下循績已成飛騰  
非遠惟寧心俟之不宜厭薄自苦也九日嘉辰家

君方約二三知心賞菊東園而珍惠遠至助成盛  
筵何樂如之

答劉靜臺

文老之事令人短氣通塞良亦有數惟是山中有  
伴飲酒叙心未爲不幸也承諭知且過從鄙人方  
身爲酒保督蒼頭上榨矣

答王柱石

文巖丈之出大非得已進退方谷而當塗者爲斷  
之于文巖丈則便矣于讐者則快矣苟念國恩何

忍至。是鄙人得此同志朝夕暢叙其聚不啻樂也  
安知其他哉

答孫文融

先大母承賜奠兼之損書以唁家君悲感可量以  
門下匡輔之器自謂鄉黨自好何其謹也然今之  
人自好者殊少彼其身之不好安能爲國東封之  
議自有任其無咎者門下之事惟在選將練兵使  
可戰守耳越海而戰恐未易言也何如

●與賈洛濱

往者台臺繡斧行趙魏間風裁所被吏邈民間迄  
今賴之星其時新得罪于朝就里人之次譽之爲  
尤乃台臺首置薦賢之書獎飾大過非所敢當非  
所敢望然知己之感何能不懷屏居遠跡莫能走  
一介于左右抒其欸欸之愚固以明台臺之至公  
奈疏節何知台臺能俯亮耳伏惟台臺直道勁節  
耻于偶俗以言以事皆可報國汲長孺願爲中郎  
未足比于達觀也星揣拙安命結宇東岡之陂閉  
關而坐饑食渴飲以此報知己耳風便畧布肝膈

伏惟台察

○答汪練溪

一別遂八年、赤心自在、白髮漸多、人生離合靡定、徒有情耳、惟是八年之間、世事迥殊、可勝歎息、日亦微聞足下直道誠心、不能委曲逢世、僕之拙宦、頗亦類是、然僕惟曾不足道也、夫仕將富貴、是爲耶、不合于人、不過去富貴、安往而不得貧賤、若將救蒼生之命、則必安其位、而可安其位、必合于人、而可、吾赤子在念、苟非萬不可爲之事、卽宜委曲從允、安能徒自潔而已、向足下初之官、曾以仁之說進、夫視其民如赤子、疾苦相關、勤恤之不暇、而暇顧尺寸之義乎、僕憂時念切、深有望于大賢、惟足下用孔墨之意、無與硜硜者同也

答盧廣平

鄙人頑闇不敏、辱門下過聽而納之、神交之中、莅郡未幾、輒枉惠問、中心藏之、曷其有極、隱居、陴側不敢以竿牘入郡、朝惟是德音丕亨、飛照遐邇、竊用爲慰、春生、臯澤、思鳥俱懷、玉聲遙至、忻愜如何

鄙人林居四載矣雲霞日親踈慵已極寧堪飾以軒冕責之馳驅耶自門下愛至望深耳見寄酒資元夕可娛人生行樂耳敢忘高誼臨牋脉脉

○答丁勺原

往者兄之被逮也弟固能走一使奉候念無益于事徒重讐者之怒而爲兄憂是以不敢得翰札悲喜之極不覺涕隕吾輩以名節相砥肝鬲相信何待辯白乃知誣枉固始馬督學吾兄想知其人刻意修名者也亦考不謹此君宜考以太謹耳嗟哉

太阿之柄授非其人奈之何其不爲善類殃也吾兄慧誠定力自能齊同夷險彼真奄奄若泉下耳銓曹記是誰所撰弟未見也便中可見寄

寄韓念橋

君子秉斗善類有慶社稷之福也園居者亦得安心食葵何喜如之承教以明爲歉士大夫之明不甚相遠惟私意難除耳故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况夫洪流之量以靈通行之其益世豈微哉則門下之謂矣伏俟嘉譽爲進觴之助



答沈繼山

客歲杪秋辱書惠之損無何鄙人有狗馬病不能  
搦管開春乃始廢藥以是缺然久不報癸巳之役  
自棄明時始而甚悔以涼薄之人素乏學問涵養  
虛憍未化雖椎曾無他而真誠未能格物乃舍雲  
霞之適妄意國任橫挑衆怒取赤舌之焚蓋還山  
而談詒者久之今隱心日精覺夢無二向者之事  
因明公談及之忽如隔世年來爲園東岡之陂灌  
蔬種樹以隙地栽花引泉爲渠修周公流觴之事  
餘力乃讀書或用之引睡非如郭劉所稱也若明  
公道望素孚有五常九德之任卽未得盡行所志  
然默所消奪當亦不少如白日當空靈場失威何  
乃亦動歸與之歎耶非鄙人所敢承也

答白雞澤起旦

鄙人辱門下道誼骨肉之雅不在聞問之疏數也  
當今一二智巧之士必欲使世之所謂君子皆不  
足信而大伸小人之氣乃托言于不徇名其計甚  
毒若天祚國家則必不令其得行也凡謗業師者

自無所損第可爲世道歎惜耳婦口可畏願言自愛

答王太所

向者明公有文園之恙想平愈耶固始馬督學大計遂至削籍此君苦節自堅一介不取其名根太重疾惡太嚴未可謂中庸耳然豈可謂非賢豪哉乃竟不免此其謗興自同邑之貪人一二讐者證之飛語喧傳當俎者安得不信嗟乎冤哉冤哉聞明公與沈司空欲上疏救之而不果則固已洞知

亂世而名

重

敵其禍

正功

其冤矣鄙人之言爲贅顧不能自巳耳山澤之癯無能爲也惟明公始終爲明白之續結脉而噓枯朽惟明公是賴此天下君子所繫願明公留神

答錢承江

鄙人欵啟寡聞向者邂逅芝宇輒沐朱顏乃繡斧行趙魏間鄙人復獲居賓萌之中游泳明德良有殊幸辱枉傳瑞而過之極願入城一解渴饑回復自念山渚之分有不可者用是蓄情自遏徒懷仰戀載勤芳訊益感惓惓之雅伏諗臺下愾歎鼓盆

稱病求歸自出至情不知廟堂肯舍否也惟強飯善攝以答蒼生

答張仁軒

鄙人辱台臺道義骨肉之愛至深極厚憶出國門時枉玉趾祖餞壯我行色自入山中遂成野人迄未修謝然敝邑望中州頗局聞台臺值饑亂之秋懷柔禁戢極其苦心動求便民不恤毀譽鄙人私竊歎服人臣首公之誼宜若此矣既而聞台臺竟被口事此無足異者夫不恤毀譽者毀及之不計

得失者夫隨之此夫掇而得之者也猶之夫求譽而譽求得而得者也且求而譽俗譽也求而得苟得也而况乎其有主之者耶台臺之歸也于道則伸矣不愠無悶也者心也非語默之謂也其奚可自詭之有鄙人園居東門之外非有爲非無爲稍能自遣遠辱惠問敬此布謝以後俱在山中往來無嫌風便能忘記起居知不它也

答范南宮

鄙人嘗爲司理不見徵深以奉職無狀自詭既而

入爲省郎乃歎曰卓異之狀我知之矣蓋無人先  
談明月按劍非今日也往知臺下不深自臺下之  
不見徵也則語敝邑明府曰此直如朱絲之效也  
吾輩竭其智力而爲煖姝以取世資所得必不後  
于它人獨恨生而有耻耳鄙人之服臺下正在于  
此

答艾熙亭老師

自雞澤罷官迄今未能聞問左右則以山居遣使  
之難也知老師亮之矣周寧宇使來枉沐尊翰如

自天而下喜曷可言旣而論知尊恙未復懸心亦  
曷可言惟珍重以慰遠懷寧宇賴老師再造寒灰  
復然而旋被抑厭星亦貽書令其不必赴補年來  
長安舊交斥逐殆盡老師所云劉副郎者亦已調  
部矣星忤時尤甚一字不敢通貴游竊意寧宇赴  
部聽補爲便耳

答魏見泉

今之當道者甚欲得君子之過以爲口實謂天下  
人不過如此耳故小人不難誣捏以投其意是非

賢不肖從此混亂成何世界兄進退俱難可謂極苦須素位而行以求自得劉仰岡之疏未之見也弟山居頗適簡懶之甚未作詩也白山人所寄書及詩扇至久矣

○寄賈封君

聞太翁康強泰石兄遂化去痛哉言乎泰石兄以申救不肖忤權貴之意致被放逐是非混淆而遽就世卽不以升沉爲意能無屈平之牢騷乎今者天道稍欲明白正人有吐氣之日而泰石兄不待

也痛哉言乎不肖自爲世道痛若泰石兄則生而重于士林歿而重于鬼神可以不朽是太翁之子也歿亦太翁之子也千年萬載後亦太翁之子也又何恨哉彼一二權貴之父乃甚苦耳不肖受泰

石兄之知無能報之而又未能報之于太翁不知其竟如何言之隕涕山居不能遣使適門人劉潞安取道仙里輒布腹心于左右不腆之奠幸叱名而告我泰石兄投筆短氣

與劉直州

睹報足下調官于足下無損劉都諫乃爾想欲射  
當事之意耶安有白癡如此者且所得竟何如適  
爲天下僂笑聞足下有歸與之意果否僕林居無  
恙便風附音心事不可盡

○答常誠所

僕頑闇不足道比來賢豪滿山亦厄會也署中之  
事則由新建欲盡逐其舊而易之使恩歸于已而  
便于驅使卽當事者何能與爭足下凜凜自將何  
不能自知而云心迹不白乎且僕曷嘗有科道糾

舉贓私也士大夫中乃有如新建者今幸去位而  
餘毒尚在不知竟作何狀此智者高蹈之秋也何  
毀譽之可問哉

○答黃芳楠

星承服芳問爰自曩昔退逐屑屑莫能請益下風  
自謂此世已矣詎意門下嗜善無已採及細微蓬  
蒿之中忽枉書幣星之薄劣不知何以得此于大  
君子愧感之私匪言象所寄雲泥永隔報德無從  
惟傳之漁樵載之五內而已對使裁謝北望神馳

答李克菴

日者聞台臺留都之命猶以爲用之未盡無何而  
求去之疏得允矣愾歎靡已嗟難言哉在台臺一  
龍一蛇安所不可退值其時于道益光顧世事則  
可慮耳台臺行矣寤寐高雅相見未期南望黯然

答崔振峯

時事孔棘實賴大賢太翁康強門下之出宜也播  
會逞蠅蚋之怒以訐中國此門下與霖老垂名竹  
帛之資也育華幸得受事崛奮有期良用爲慰天

下事可憂者不獨播會政如尊諭山中人何敢言  
門下隼心救世不忘葭莢何其厚也對使占謝不  
能一一見霖老爲道緬想

與史玉池

東園之晤足慰索居翹望使節乃不果來悵慕可  
言時事至魏中丞甚矣孔墨所歎仁丈安所爲畫  
馬梁園幸賴薦章舍播會之役起家較難弟曾言  
之當事而不聽也則惟仁丈是賴知必留神

與南弦浦

馬梁園得與薦書實賴吹响之力均感如何不肖  
曾言之霖寰丈冀得用之行間昨崔振峯丈有字  
云業已進兵無及也今者不知播酋何狀果不必  
需人乎知臺下憐才之心所以爲梁園計者無不  
至也不肖無能爲徒掉舌耳伏惟垂念幸甚

與趙山甫

足下無尚事爲讐者所中通塞有數彼雖自快而  
不知有默使之者卽僕之中于新建爾時甚得意  
僕亦未爲失意山林之樂須早退乃能受享須新  
建輩乃能作成須中心無愧乃能自樂彼其如我  
何卽造化其如我何知足下大觀能及此也

答魏見泉

肘腋患生益可以知人心然公論自明人心非盡  
喪也且老丈藉此有歸里之日正當感之耳承命  
方山記不敢辭以寡陋但不能知其形勢要害之  
詳原題建城稿乞卽見教

答管東溟

張鍊士寄足下三月廿八日書及佳刻四種來從



不意中得之甚奇仰見知己所以望不肖甚不肖歛遂五十于道德無所有幸于世味稍淡畧嗜典籍目前書會一流覽微有所窺獨于易了不能解以爲易者聖人之所用也非所談也不遇真師口授不能用不能用亦不能談斷非如程朱所解斷非可以臆測想足下必有真得不肖安得一聞玄秘以不虛此生乎鍊士云云者敬如命矣

答王罔伯

張鍊士所寄書及馭倭錄至固知門下未能忘我山中每念門下所遭良苦古人更有甚者長歌可以當哭何事摧藏鍊士家在伐柯不一見不肖想以爲荒傖耶乃門下取之當必有所得何日使不肖得聞之以救早衰棗強明府處已達之矣謹復情不可盡奈何

答吳挺菴

金令君使來承念先君之變賜以厚奠可勝悲感時事不易賢豪搏手誠如來諭知其不可而爲之石門之所嗤孔子之所由也蒼生陷危終賴仁哲

惟明公良食佳稿直追作者斷斷可傳讀之不勝  
歎羨不肖山居時多悠悠無成復自愧矣敬謝不  
鄙名茶若龍井之類可見寄庶靈味浸脾如聆清  
論也

答吳安節翁

星不肖夙有善緣于我徹如兄締交于震撼偏仄  
之中古所稱異姓骨肉非耶通家子之禮缺焉久  
未申于左右乃尊者問之瘋憂之中星不肖何以  
得此于大君子祇有悲感星往者以爲天日沉矣  
聞我翁及玉池兄出山則又以爲融明有期也匡  
扶之策我翁籌之必熟太平之符采在我翁矣

答秦真定

敝郡得臺下晚舍之何遽也天人爲虐蒼生悲苦  
知臺下亦爛然在念乃川中之命剝兇扶國實藉  
壯猷用是士氓莫遂願借之心臺下行矣將天下  
是寧豈遺敝郡山渚之愚仰荷惓惓對莽肅謝見  
霖寰中丞還樸監軍爲道努力

與崔樅窓

羅山人行曾附起居山人迄今未來豈尚依依宇  
下耶舍親路靈石淡素清方本之真赤台臺神識  
自洞見之矣邑甚彫劫中使復擾之良亦甚難伏  
惟台慈督教而培植之此其人可與爲善必能奉  
承德意者也前書已畧言之耿介之深輒復抒意  
與魏見泉

春生臯澤懷人在念時事日垂天心不悔兄之宦  
况可知也昨史玉池來談三日而別至世道所賴  
必兄是推云豈必河清是非猶存卽天日不沉矣

留書奉訊今送靈石郵致之

與于景素

盛明府使來得翰教若空谷之音甚慰不肖悠悠  
林麓于身心性命之學未有實詣獨于升沉得失  
之際頗能勘破有以自適耳嗜飲之病良有之比  
來甚覺爲祟欲緘之而未能承教當漸遠之

與江纘石

弟之不肖仁兄所以愛之者無時無地而易也何  
能當亦何能忘客歲劉少嵐公遣使奉候弟附短

起思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不意其人未投書而還缺焉至今承記存固知  
仁兄之不忘我也時事至此真令人歎息惟是君  
子在列蒼生猶有所賴仁兄抱匡濟之畧奈何言  
去乎敝邑望敝府百里而近仁兄至曷不約弟一  
會昔別是何日相逢皆老夫能忽然耶

答南弦浦

一園春色思鳥嚶鳴有懷明德何其能護第不敢  
數溷典記沅芷澧蘭之咏有味也乃門下念及隸  
側惠問遠至能無感私對使占謝不敢覲縷

答顧襟宇

昨敝徒張遷安之官會附起居忽枉翰教知臺下  
懷想之同也江陵之後羣龍驤首朝野清明不意  
遂有今日所幸臺下二三君子未退如人陽氣猶  
存未便成鬼如星者其爲農夫矣無能副知己之  
望矣園葵之憂不後曾女當可奈何

與崔樞窓

鄙人饑渴瓊樹有年矣日枉鳴騶得果私願鄙人  
以狗馬之病簡畧太甚歎焉至今然一聆謦欬心

走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聖  
開神朗受益弘多乃知古賢所以悵索居也鄙人  
每讀令祖翁洎詞心篤愛之意者微言眇論必有  
私之笥中者幸不夷而惠教之區區之至願也。

與張文石

曾于長安一睹玉顏今八年矣所不爲隻字奉起  
居者彼其之人指目吾輩爲黨欲傳之來世爲笑  
資也彼見門下不難棄官以明不肖之無罪非黨  
而焉若是又自以非黨而罪之也而悟性遂生宜  
其不知吾輩之心耶抑其本心耶良可笑也從玉

池丈知門下無恙畧布區區自今結雲霞之黨矣

與趙山甫

足下林居日久想雲霞之趣益深矣吸露英餐楓  
香豈念腐鼠哉恨相距遠不能跨蹇與足下談方  
外事耳僕向苦痔今幸平愈遂不敢飲酒惟課兒  
讀書小者初爲排偶大者心稍開林中亦頗有營  
也天中記可寄我一帙

寄桂徵室掌科

昨辱惠問不勝佩感旣而得浙中試錄讀之醇正

爾雅一滌近日左道之習卽所取士可知矣則三  
歎門下學術之正不染于流俗也今之士子皆醉  
釋氏之糟粕文體之壞極矣世道人心至此蓋被  
髮左衽之漸也鄙人以爲物極則反乃他省益甚  
此其初不過一二好異之士拾僧家之唾餘以入  
篇中主司從而取之後遂以時尚在此翕然同風  
不知其乃爾醜也此其害在人心礦稅之害豈至  
是乎挽回之術殊亦甚易而人莫肯爲主司者取  
士以醇正爲主卽文采不足者取之其仍爲異端

者卽高才亦在所棄乘今多士畢集曉然示以意  
嚮而校士之時斷然行之卽撻而令其佛語也不  
可得矣此真門下之任也山林之癯無與時事第  
此非他事比鄉曲後生不僧不儒皆成恠物目不  
忍見每慮子弟效之此切身之害是以深望于門  
下輒乃喋喋拙文一首併呈覽教臨筆倦倦

與吳安老

忽復陽春知台履亨嘉惟憂時之念轉劇耳日以  
慈指致馬梁園書來感激不可言周僉憲糟糠不

厭交游甚寡非台臺措意卽無失口言者因記往  
時拾遺論李益軒波及周君夢暘周君清修爽朗  
士林之寶器也南臺王麟趾忠直有識以建言謫  
縣令其性氣不無稍上而時流共螫之以至論降  
此皆堅卧不出恐未可遽棄之也因台臺留神汲  
善輒白典記惟台臺無以不肖云云逐婦爲媒人  
卽疑其欲嫁耳

與龍震初

足下觥觥厲節不能暖姝調世竟遭婦口以去當

今山林充實大都以此又何怪焉足下春秋富安  
居何爲士人無所爲者卽在位亦尸素有所爲者  
卽在山亦不閑知足下必有爲也各天一隅不意  
同年井丈爲貴郡輒附音塵惟足下自愛慰我遠  
懷臨筆馳想

答馬明河

陰驕之極忽見陽春諗知執事德業日光僕亦暢  
于臯澤也執事厚厚君子僕之所信聞問第不可  
絕無論疏密時未融明事多掣曳賢人有邁澗之

忠義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思亦是一見但時固不同若當今而若此則朝虛  
矣而野滿矣昔大典未舉人心皇皇不知當在何  
時然亦竟舉也天下事自有默主之者春水至而  
萬物作豈人力哉世平無事何貴賢豪不辱其身  
何必山渚惟高明以濟世爲務

寄吳安老

日者羅山人使往會附小啟及拙作五篇想塵清  
覽矣無何而見台臺按江西之報不肖辱台臺之  
誼非他人比輒吐其所欲言不肖向爲司理見直

指錄囚徒先令道府等官送審語親審之後可驚  
疑者發道府再審而錄囚之事畢矣及期而代道  
府行之屬吏隨性遲疾矜疑者未必釋而往來逮  
繫干證有累斃者矣代者至意見未必盡合出者  
復入嗟乎直指何官也代天子巡守者也以如是  
之權不能生一人不肖甚耻之書曰罪疑惟輕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之曰疑則固可輕可重者  
也惟輕是從仁人之心也豈徒以炫聰明逞意見  
哉不肖之意以爲直指入境宜卽檄所司先審囚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徒以俟按臨按臨之時多隨二三仁明之官審其  
可矜疑者不必行之道府以人卷徑行所隨官及  
就近有司刻期間報總之以及瓜之期矜疑者盡  
釋爲主繡斧一至活人若干其爲陰德不亦大乎  
不肖曾以語相知者而莫肯行非獨無愛民之心  
以爲無成心耳寧失不經卽是成心如此成心天  
地鬼神所喜也知台臺大仁人輒敢以此爲獻必  
見採納也

答顧襟宇

入山益深不能奉起居亦以閑人不敢溷左右也  
固知大雅不忘此誼豈復時人所多有恭諭臺下  
值令兄之變至性自難居忍第在人生爲極苦在  
世間爲常事不肖數年來屢遭骨肉之戚當可奈  
何惟臺下善自寬以爲吾道蒼生不肖迂頑無可  
用又多病益懶卽國家不終棄亦恐無能爲矣臺  
下在位昨見王澹生入銓曹世道猶有所賴優哉  
游哉不肖以之敬謝惠問之辱不盡

答孫文融

客歲劉潞安所寄翰教至蹉跎未答而門下有東  
方之命不敢以書抵長安矣其時一二相知皆以  
門下相才非將才第亦然之不謂勲名乃爾足爲  
吾黨吐氣甚都甚都堂翁神氣甚茂別幾何而遽  
萎天之薄善人如此門下所爲狀遲之甚是此時  
爲詩文極難第酬答之作一切廢矣時事大異斷  
非臣子所能轉移惟在聖明一念耳此真不知所  
究竟門下世篤忠貞受國厚恩想不徒仰屋也第  
種讐盈世無復再見闕庭之望飲酒讀書有以自

樂不怨不尤卽此是所得也成所丈遂早世痛哉  
何言應門無人頗有侮之者其兄三恪三壽皆安  
平民其內兄楊子高定州衛舍餘也欲求門下檄  
縣給之冠帶附懇

### 答馬明河

門下皆正人極一時之選亦類聚之理也皆不得  
入臺諫然入銓曹者踵相屬公道固不可泯當今  
要地難居銓曹成懼府公特膺妙簡必能龍蛇行  
道和而不流天下之善類倚毗不細矣僕違署將

十年回念昔時不免客氣用事蹈浚恒之戒無足  
爲公言者斟酌其間在高明必有定衡矣

答周懷曾

星不肖不知何以爲台臺所不鄙已丑之事至以  
去就明之此之爲義王貢所未有慶廉所不及也  
種種德愛又其細者耳泰道將至台臺漸致上列  
不肖居近輦轂日聞嘉譽又得數奉誨言以祛鄙  
吝星則甚幸矣至乃材卑行穢無所可用星自知  
久矣何敢當厚望也

答謝玉齋別駕

昨辱不鄙惠顧山中得聆警欬知臺下好修之志  
丹石不渝也來教慮時俗之難周欲游于無礙之  
塗夫涉世無奇術也孔子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  
此亦可謂無礙非耶世之人迂視之不知忠信篤  
敬則事如心而止心如理而止必無詭隨必無矯  
抗未有不能動物者也我自無礙世孰能礙之故  
曰自得高明以爲何如

與段青園

向辱命使問之山中。迄用刻著。姚生來具悉起居。清泰爲慰。敝府梁太宰忠赤精敏。極身首公乘銓之日。無多敷歷。中外皆有名迹。其爲邊方總督。及本兵甚久。老謀壯事。功烈弘多。皆昭然衆目。簡在當宁。生而賞之。歿自不忘。至其度量超遠。憐才下士。恕人之不及。卽有犯之者。未嘗形之于言。無論噤害居鄉。折節恭儉。人忘其貴。真有未易及者。茲者當事爲請卹典。伏惟執事贊成之。以明聖朝篤舊選勞之美。不惟梁氏子孫世受榮施。卽燕趙之士大夫。咸厚幸矣。僕交于大宗伯頗久。枿柘不改通問。幸執事爲具道之。不勝大願。

答章華宇

客歲曾以少字奉訊。且求爲延醫。則道駕已東矣。公以庭堅之淑慎。而亭法遼齊所全活。必多可。不問而知也。山中聞立枷之法。至今行之。此楚相立。謹之術。罪非大辟。而其狀極慘。非所以流聖代之愷悌也。公何不言諸大司。寇議除之乎。試與紹南。鍾嵩。二公圖之。遠勞惠問。此謝併布。所懷不盡。

與馬明河

見報署中之事已定公當俎之日過矣知高明必有石畫世道所賴非淺舍親路靈石真誠端慎的爲君子往者當道誤聽而論之旣而噤自悔也此公之所知今歷俸復三年久矣淹滯已甚惟公解達而引拔之侯亮宇以一事忤直指亦淹至今皆未可與不肖被論者一槩沉閣均祈留神至懇至懇見澹生兄以此字密示之此兄與僕極深一切無可隱也

與盛成西兵憲

鄙人伏處下邑仰賴庥庇不敢數修起居復不敢以尺寸之幣塵瀆清嚴忻慕之私欲賦樂職而未能也適見舊撫臺地方人才之疏齒及鄙人鄙人甚不肖何足以當之則臺下之所謬舉也蓋鄙人窺臺下之過聽審矣詎能無感乃所傳報不見栢鄉張職方此其人步趨道義毫髮不苟起家長治令浩穰之地獨未辭俸耳爲職方力拄請託不畏權倖中貴餽遺併其謁而還之有夕卽爲一千戶

求轉以薦少竟不肯從其人曾求鄙人門生之父  
爲之轉達是以知之方格之行精密之識勤苦之  
志鄙人遠不能及薦賢之書必不可少伏惟臺下  
察之當知鄙人之非阿也感激高雅輒効螢燭之  
微倘擇于芻蕘幸矣

答沈太素

十載林居舊交日減惟仁丈二三人歲事耳又相  
望伐柯卽不敢數起居而精神有寄李揮使之寬  
得仁丈爲之振理不勝私快貂璫亦在乎處之書

不云乎無忿疾于頑忿疾之害與脂韋等或且甚  
之此徒卽爲名非爲國與民之方也如仁丈在晉  
及齊所聊調若是不亦懿乎舍親郭文老無恙容  
致雅意

與趙虛白

老丈爲此大孝事叔世生色非特燕趙之榮吾宗  
之美也聞綵侍久矣弟疲繭無能登堂稱慶久不  
屬詠于老丈不能已已輒爲七字句一首聊抒喜  
躍之私謹拜使奉上

與李修吾

足下與懋忠相繼還山可爲時事愴歎耳我輩何所不可海門令極感推分之厚具道足下欲過我第偃仰東園親交相訪往往題詩然壁間所存者懋忠四首耳不日又有道甫詩矣望之望之足下詩才甚妙必能行遠第平生浮惰比來多病今日之鹿惟足下自逐此亦千載一時也呵呵

答孫文融

韓念橘所寄書爲先君致奠至悲感可言風毛罕

便缺然久不謝前此從王射斗所寄書亦至矣辱命惓惓以濟時修業爲望天下事不意如此視我輩薄游時便如隔世雖有曲逆梁公搏手無策惟在至尊一念轉移太平可立見不者十周公何能爲也聞門下樓居謝客當有所撰述不知就否弟本踈懶年來衰相已見不能廢書亦不能苦心無可爲門下道者韓使立索書探懷以復故不可盡

與趙君夢麟

曩者門下在遼陽時曾因張遊擊使人奉候聞已

達典記矣門下才誼連遶謫非其所徘徊郡邑遂  
十數年人無智愚一居臺省矢口而言卽成孔子  
之春秋使人絕倒門下雲行高覽當無芥蒂也。

答歐宜諸

粵西之庇奪而之毘陵自非高雅之意第以此見  
當塗者猶注情民譽耳當今民生惘恐牧帥甚急  
第得一無害之人吾輩安枕山中夜犬不驚卽當  
舉手加額至乃天符夙合真趣相賞形迹無間固  
士忘其鑿坏此又萬萬不可易得僕安得不爲諸

君子幸也僕所患非痔更數醫不效然無甚痛楚  
不妨讀書第妨遠遊縱飲今惟以清淨爲藥耳

與吳安節翁

四月中得台臺天津書注意不肖甚厚然青霄沾  
洒普天無望也歐大夫卓然有志惟台慈培植之  
王明府出台臺門下聲價自高無俟不肖唇吻書  
同山中則台愛之所推也樂石帆以台臺之所獎  
與竟不得薦人固各有所見不必盡合敝門生龍  
君起雷曾爲清江知縣陞南評事未幾卽以京察



斷根意其在清江守壞耶觀其人骯髒不類卑汚者朱虞封孟雲浦皆正人以為強項何遽至削籍伏惟台慈察之此時當有定論矣

### 答喬聚所

貴邑程侯污鄙無人理其修堤之功不可泯耶則亦記其修堤或可耳而記文極其稱贊畫癭瘤為西施由曰肩不知其人也是非既舛何論文詞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耳若為盜以去而又為之不朽計鄉黨苦矣吾兄以為何如

### 與曹掌科

不肖巖栖十年餘頭顱半白壯心漸平回念居朝之時既不能以至誠格物又無駟調之術以致貴人恨入骨髓此不肖之罪也躬蹈浚恒之凶罷官為幸臺下過聽而為之解達遂盡棄其毒痛哉言乎不肖固未嘗以貪為科道所彈劾也口代天言而加人以天下所未聞之事是可忍也夫何愛于臺下異哉不肖之罪益大矣區區所忿爭者曾何益于天下徒為善類之殃此不肖之所以中夜標

起思齋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五十四  
心者也夫臺下知不肖之面圓耶方耶不肖之軀短耶長耶而輒爲之隳官貴人乃數以朋黨錮人可爲一笑也適敝同年周寧老之便始通姓名併寄一褐以定神交臺下見寧老卽若見不肖大抵今之愚人

與鄒孚如

客歲走報人寄書及遠別離來喜不可言卽爲一詩欲寄而無便羽詩序未作然已心諾之矣敝同年周寧老備兵荊州音耗易往來足下菜花亭詩至便可取詩序也

答曾見臺

向使者上辭疏時辱翰况山中閨寂缺焉久不謝韓念橘復以翰教來恭諭台駕勉出甚慰瘋憂天下事遂至今日臺下在位善類蒼生猶有所賴目今亦靜俟可爲之會耳若以道不行爲負則孔子所謂已知之矣見齋丈志銘之類便中寄下懇懇

答熊芝岡推官

鄙人所覲于元靖與所聞門下之誼矯矯乎龍驤

而虎變天地改色而恒庶震竦鄙人實折心服之  
乃元靖以一日之知推鄙人相得歡甚金石可渝  
膠漆可解也此其中有不偶者門下又以元靖之  
知施于鄙人鄙人乃何敢望二賢鄙人生于燕趙  
間保其椎魯不能隨俗旋轉如斯而已過爲大君  
子所稱許自愧不足以當之將努力于方來則素  
髮已垂領矣然曷敢自棄則門下振我哉對使敬  
謝拜况之侈未敢爲報以俟異日者

答徐匡岳

向者過我林間忻感之深輒爲短詠誠天籟之不  
能自己亦所謂求其友聲者也果得佳和慰我私  
衷夫詩言志言者志之深者也非深必不能言言  
則著其志于無斁也是以弟之詩少投贈尤少想  
大雅同之豈夫流俗之瑆瑆營營者哉弟無簿領  
之事頗究心于聖言間以語人則通許令能知之  
固意其能官第今之能官者何必然則俗吏而已  
非大賢在上其發譽未必若是之捷也山中聞一  
官賢便爲蒼生慶幸恨不能化作千萬身平治天

下豈特親知之私感而已哉惟老丈始終培植之  
陽武到任卽病近始平善均在亭育之中何俟私  
祝弟則贅矣佳刻足開茅塞相望不遠時望督教  
與于啟菴  
歐陽使君侔來會寄一書奉候久未得翰教饑渴  
奈何我輩生此時不意親見如此景象人人作怪  
事事乖張無復是非賢不肖笑卽可死悶亦可死  
而我輩饑亦復食病亦復藥當可奈何惟勉崇令  
德以繼前修而已

與汪練溪戶部

路養虛丈來得翰教未答而養虛遭外艱無何而  
蘄洲使至復得翰教望之從事伊洛關閩之學無  
但以詩酒風月自娛旨哉言乎非足下無從聞之  
僕少時嘗笑講學者以爲顧躬行如何耳厥後乃  
知其謬稍稍究心于理學之書畧有所知足下謂  
有發前聖之所未發者僕以爲近日講學者每欲  
發前聖之所未發故往往爲新奇之說乍聽之則  
可喜究竟無益于後學其徒妄以爲有益耳足下

以爲何如讀足下之文從涵養識見中出斷斷不爲時人之技可謂卓然不惑而有力者也僕尚未老願足下督教之蒼生甚苦憐憫之者惟我輩耳以歸去爲遲非僕所敢聞也

與吳徹如

往者從趙廣文得手翰云徒感澹生一片熱心此兄竟以熱心被逐第以此心保富貴何患不台鼎也○世人良心幾盡日異月殊人生此時安得閉目塞耳詩人所以有尚寐之歎也

與薛玄臺

無書札往來久矣然人之從吳中至者皆言足下于聖賢之學不言而躬行遠邇化之至微之人皆敬之所謂修身見于世者非耶足下靜養日久必有著述幸鍾嵩在郡可託之寄我

與李莘堯

養虛丈來得翰教喜若晤對執事文質兼底積資已深而一官不動風草之政類如此矣今之典選者取法于坎執事其升乎僕性好憂時而生此可

憂之時然韻非偕俗今且日衰恐無以副厚望矣  
南北各天聚首未期日月弦望可慰我心加餐自  
愛

與胡光祿

使者將翰况至久矣竟未一取答也置書懷袖時  
若見之門下才誼憂絕試于司理知人安民之效  
越中受福弘多矣時事之艱信如尊論近日益甚  
鄙人憂心如惓安得飛身六橋三竺之間與門下  
一痛飲耶王生光台者其父曰王太玄鄙人之石  
交也生少而孤友人姜仲文教育之今入學矣其  
志趣卓然超流俗惟門下恤之成之鄙人與文仲  
當共戴明德不朽也

與孫文融

于田處奉手書言弟少衰弟病瘡四年幸未委頓  
耳比來以楚中之亂起門下家中行且總綱維典  
三事矣所問我以經世之規模必已具備今之言  
者皆云礦稅不罷內官騷擾其稍深言者則云廟  
堂之上無公道夫士大夫果能潔已奉公而後可

以責內官在外者果能守法循理而後可以責廟  
堂。今有司所在貪殘。上下雷同。有巧宦者能自檢  
押而聽屬吏之貪殘。護名避怨。不顧蒼生之命。此  
真小人然。猶不易得。何望天下之治安乎。門下此  
出關係不細。自度必審矣。如曰吾姑居位以俟。時  
日復一日。天下之事竟難挽回。已食之祿不可復  
吐。已被之恩不可復辭。會有酒闌人散之時。乃始  
悔之。諒門下必不然也。

與沈繼山

人狂易則危。是非賢不肖倒置。天下之狂易也。今  
時當之矣。故聖人以無道富貴爲耻。彼富貴者皆  
其時之所謂賢者也。明公處今之時。生固料其不  
容于朝矣。江南不知何如。燕趙之間。有司之恣睢  
者甚衆。知廢逐者無還朝之期。多方凌辱。以示威  
稜。極力裁抑。以示公道。卽容于野亦難矣。我輩何  
不可者。第可爲世道憂耳。一舟之覆。無獨存者。彼  
人何足以知之。明公神氣素強。今當不減。所著作  
何書。因通家子王生光台之便。裁書奉候。因以請

教有字可付敝門生常誠所僉憲也

### 與劉樂城

昔者老師之莅敝邑也星方弱冠爲諸生老師愛之至深不啻親子弟星其時少年愚昧輕脫雖感恩不淺而猶未知知已之難遇也迨今五十有四矣髮種種矣所交天下之人多矣所見天下之爲守令者不少矣孰有如老師之愛星者乎于是乃知知已之難遇而自愧薄劣未有以圖報也昨聞臺下得樂城喜不可言夫逋廢之人豈能因臺下

以報老師惟是區區感恩之心得以抒其萬一耳夫報恩者何必剖心析肝哉一字亦可爲報夫令長者民之父母也父母而不愛其子則不可以爲父母臺下觀今之令長以百計之其愛民者幾人夫豈可謂絕無然亦少矣故其稱爲賢能者皆上官之所謂賢能其遷擢以去者皆主爵之所欲遷擢民有唾罵之者矣卽自令長而驟爲卿相君子不貴也昔者老師之莅敝邑也民至今思之豈不懿哉臺下之才必如老師其廉而不劌明而不苛



必如老師樂城有天幸矣星何必喋喋多言哉思所以報恩而不得故效干旄之忠宿疾不能走候謹專使布區區將以不腆之幣倘臺下不以爲他人而例却之則幸矣則幸矣

答劉樂城

星不肖中心感老師之德前啓畧具矣星旣爲明時所吐棄無能報德以天壤之大假令臺下宦遊各天則音驛難通而正得樂城相望二舍而近德澤滂流則敝邑游其沫政聲蜚暢則山中被其香

是卽老師之大造樂以及鄙以幸鄙人也豈非不肖之于老師夙有善緣世講之誼宜千百世不斃哉握手之期甚爲易圖異日者台駕之獲鹿則迂道非遠也望之

戊申月初三日  
閱志以冊  
即晚熱  
是請友  
袍欲  
解衣  
夜中  
去个  
早  
款  
善  
善  
錦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